



84252

湘  
月  
漫  
錄

驂  
鸞  
集  
合  
日

新

嘉慶十六年小春月鑄  
板於桂林郡城  
涇舸題

序

昌黎讀荀以孟子與揚雄並稱以爲尊聖人者孟氏

又曰存而醇者孟某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夫雄

奚能與孟子比哉雄之草元法言亦祇擬經自豪耳

雖曰知道無志躬行惡所謂存而醇也鉞於文好讀

孟子士可希賢無嫌疑似竊謂善學孟子者其惟吾

白香師乎師雄於文聞道之後絕不干祿所日與二

三從學言者皆元也所日著於楮墨間者皆法言也

湘舟漫錄

序一

雖亦嘗十載遊梁然祇戀楚元設醴之情實非有郭  
隗黃金之慕諸貴介與之遊者靡不增孝謹之譽正  
所謂不素餐矣脫帽友王公敝屣視功利不肯暫折  
腰而拾青紫惟知秉直道以扶綱常當其抵掌華屋  
妙諦環生覺六經翻爲註脚而百家盡作衙官氣象  
巖巖令人自失殆亦所謂善養其浩然者歟海內豪  
俊無顯晦皆知其名惜乎詩人則但知其詩而文人  
亦但知其文與夫識時務通古今高世之士則亦但

知其品學而已皆未必深知其志實恥躬不逮其言者故孝悌之行稱於族黨忠恕之德信於交遊又不徒以公善爲仁之說繼先賢性善之功矣嗟乎匪知之艱行之爲艱夫揚氏美新之文韓公三書之旨未必絕無干祿意以視終老客卿抑功利而伸仁義其志行果何如哉孟子語句踐以好遊而謂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吾師之遊真得囂囂之旨者歲庚午九月鉞獨從遊沂三湘登八桂吾師有湘舟之

湘舟漫錄

序二

錄驂鸞之詩皆偶筆於舟中旅次者也鉞與永福詹侯堅爲同門友遂相與編而梓之爲六卷詹侯已叙於詩矣昔張子韶無垢語錄編傳心者其甥于恕也記日新錄者則其門人郎昱也鉞例宜有言於是併述吾師之生平志行似孟子者爲漫錄文序會心人不我啗也嘉慶辛未長至南昌龔鉞謹書於桂林講

舍

湘舟漫錄 卷一

靖安舒夢蘭白香著

安義詹

堅樸園

同編

南昌龔

鉞漚舸

湘水發源興安至永州與瀟水合流故名瀟湘凡九折於衡嶽之南湘中記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正謂此也湘源既灑以二妃之淚湘流復澄以三閭之心清聲泠泠一碧千里吾舟在鏡中靜耳

榜人華先言其同業一人甚奇終日力勤而寡言不

湘舟漫錄 卷一

一

食十許日始一餐白飯亦不過米二升耳坐此舟師爭客之嘗自言前世學道已能辟穀矣以宿業墜落至是猶幸不昧宿因堅持正念故能如此其同列皆禮敬焉夜亦不眠無衾枕但攜一坐具一藟笠其備直亦與衆同不爭不狎言後事亦偶有驗某年米最貴相率而爭雇此傭致鬪詈者比比也今已出家爲道士雲遊湖湘其同業猶多見之

得天氣之最清者見理必深入性海故上智講學易

近於禪非敢立異其實生學困知行雖一得力有勞  
逸之分聖人持中正之衡若無餘涅槃一切普度則  
惟曰學爲中庸而已王文成良知之說雖泛指本然  
之善畢竟氣稟至濁者學且不移若更廢而不講寧  
有冀也文成上智人學本生知故易視道問學耳高  
處在此過乎中庸亦在此

黃龍寺晦堂長老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滿院晦堂

湘舟漫錄

卷一

二

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隱乎爾  
山谷乃服昨秋寓都昌南山一夕與五黃散步溪橋  
閒仲實問風流二字究作何解予曰此君子無入而  
不自得之象也被有文無行人影射壞了柳下惠曾  
皙莊子諸葛孔明陶靖節及宋之周邵蘇黃乃所謂  
真風流耳吉人以爲然晦堂以禪趣釋經吾以經義  
訓疑諺故牽連書之

漢蘇純性彊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謂見旣患其

相責不見又復相思故三輔號爲大人卽此可想見漢季風俗之厚桓公與其友皆君子也愛人之心出於誠則稱許可樂責讓可感否則避去之惟恐不速寧復思耶當時李元禮亦此等節概故爲之御者亦私幸焉大人者大丈夫也豈後世尊官之謂乎

少聞老儒言晉人以清談誤國竊疑其所談得毋亦如諸市僧談飲博乎然何以謂之清也將謂崇尚莊老不屑屑於禮樂刑政之修則亦當深觀其入之心

湘舟漫錄

卷一

三

術學識誠僞義利而褒貶之方爲篤論未可以清言二字通抹煞也夫憂國之志實元氣之主宰而老莊清靜放達之旨亦實患得失之鄙夫俗吏對症藥也人苟有志憂時不免出仕又值晉偏安多故之秋不相與戡破生死藐視富貴則志氣不剛志氣不剛則節義不立節義不立則四維不張矧復臨之以強敵怵之以危亡其尙能守此偏隅固百歲衣冠之圉未必非清談豪傑回元氣於無何有之鄉而繫人心於

不可知之際顧以爲誤國苛矣吾性好夜坐吟詩以  
達旦諫者甚衆以謂必耗神而戕生脫使命當早歿  
則夜坐傷人之說必家戶引以爲戒亦猶士大夫戒  
清談矣殊不知三十年來流寓南朔或舟車數旬絕  
未受穿窬之害未始非清吟達旦之功乃妻孥受庇  
而不知盜賊窺伺而不覺則又似東山裙屐助八公  
草木之兵矣特患士大夫不解清談了無風尙但相  
與卑飛忍辱於利祿之場泛觀亦民吏相安禦侮則

湘舟漫錄

卷一

四

身家念重雖日講禮樂之外貌刑政之具文究何補  
於危亡耶觀人論世總貴能畧迹原心深悉其執政  
大臣志行本末苟志在綱常民物雖不能有利無病  
君子人也志苟在身家榮寵患得患失雖不甚病民  
誤國亦小人耳喻義喻利在發念之微雅俗斯判有  
德者必有言清流名士好清言何嘗誤國有言者不  
必有德夫旣無德則見利忘義百弊叢生亦何必罪

清談耶



人苟性好清言其志行必超氣味必恬憺不俗以之  
任職差免貪濁然必其誠於好也若有心摹效清流  
肺肝如見反爲貪濁之尤不可不辨吾幼喜金背蒼  
蠅以爲其性必修潔旣觀所嗜反有甚於常蠅者始  
命奴見必撲殺然則小人之揜著亦奚益哉蜂雖能  
螫而性乃嗜花吾幼反憐而宥之清濁之辨視乎心  
不視乎迹有如是耳

晉書謂刁協博涉好學中興制度皆稟於協累遷尚

湘舟漫錄

卷一

五

書令帝信重之惟帝欲舍長立幼大臣皆爭協獨阿  
旨時論少之故世謂周伯仁在省暴病協營救達旦  
始泣告周弟仲智仲智手批協且詈兄曰君在中朝  
與和長興齊名何至與佞人刁協有情竟不問兄疾  
而去夫仲智智火攻伯仁固傲狠之狂士無足取者然  
足徵當時士夫所重在名節不在資階故雖跋扈如  
王敦桓温強敵至投鞭斷流而士氣不衰國維仍固  
若徒矜博學高官不修名節乃眞誤國之人耳

王孝孫尼本兵家子初入洛爲護軍府養馬之卒一日護軍聞胡母彥國王澄傅暢劉輿荀邃裴遐諸名士共齋羊酒至軍門大驚喜以爲詣已乃見共詣馬廄中與王尼炙羊飲酒醉飽而去護軍始不敢以廄卒視尼卽與長假此事與王裒步擔乾飯兒負鹽鼓到縣送所役門生之行縣令亦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乃見裒在土牛傍磬折立不敢當禮第與所送生握手泣別而去縣令大慚卽不遣此生充役之情境略

相類足見魏晉時雅重名節此護軍及縣令皆非有學識聲望之人亦能知敬畏如此畏清議也畏不爲朝賢齒也脫遇武夫俗吏卽使彥國等養馬而執王偉元充役亦胡不可者人但能昏無忌憚便有似無礙菩提神通莫測情禮悉無如之何然則使之牧民則必虐其民卽使養馬亦必餓其馬豈非所謂不待教而可誅者歟

今人看石崇一財主耳殊不知當時才望有清流所

未到者渡江後賢或以王逸少儼石季倫逸少有喜  
色從可見本朝月旦初不以豪富少之其才望可想  
賦詩則咏王明君而又能殺妾勸酒既能殺妾勸酒  
矣而又不肯以綠珠媚貴且能使珠爲已死藉非有  
奇情盛氣狡獪之才詎能爾耶崇不學無術以貨色  
自戕則有之實清流一名士也是故清如右軍亦不  
以見儼爲辱試思斬首亦可痛之事尙能與潘岳清  
言商量詩讖趙王聞之當亦悔多此一殺爲鬼擲撇

湘舟漫錄

卷一

七

矣

富貴不足爲有道人重蓋必合乎義而得行其道始  
樂受也貪人之財若巨無霸之糞未有兼數人之饌  
而糞不多者鄙夫之祿若陸鴻漸之溺未有品天下  
之泉而溺不長者

或問蘇秦十上書而不得祿呻其估畢爲揣摩至引  
錐自刺其股可謂爲好學者乎余曰楚襄王好細腰  
宮妾望幸多束縛其腰或忍饑祈瘦甘困餓而至於

死亦可謂之爲好學也哉凡挾所長以干時矜貴以希弋獲其身家之榮皆細腰宮妾之志也孟子謂公孫衍張儀乃妾婦之道殊非過論天下亦豈有志學明道任一代安危之丈夫而肯降志辱身揣摩投好爲枉尋直尺之舉者聖門三千之衆獨以好學推顏子其所學不遷怒也不貳過也設使爲邦則不遷怒之極功可至於風不鳴條海不揚波不貳過之極功可至於致君堯舜兵刑措而不復用其所好之學功

用若此故聖人喟然稱之不謂後世師若弟乃競以干祿爲學以揣摩一時之所尙兀兀窮年爲好學迨夫旣得人爵並此學亦復不好而所好之物概可知矣噫欷陋哉未必非蘇秦之徒作之俑也雖然彼其所獲視胼胝之農負販之賈爲利夥矣仍謂之好利可也

謝太傅與王文度詣郝超所久不得見王怒欲去謝曰獨不能爲性命忍須臾耶蓋超方得寵桓温專生

殺耳然謝能遏溫逆志神色不變反屈節於溫家用  
事之人將毋亦同蕭居士不畏虎而畏犬不畏龍而  
畏蛇不畏王公君子而畏黜儉小人之意哉夫死與  
屈節亦各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之別惟智者可與  
權也

後漢書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於心  
是陳蕃周舉相謂語世說則謂周子居常云吾時月  
不見叔度則鄙吝之心已復生矣或疑誤以舉作柔

湘舟漫錄

卷一

九

余謂目果有珠識得黃叔度則無論周舉周柔皆必  
有自慙鄙吝之想故狂如戴良見憲輒悵然自失以  
致其母問汝復從牛醫兒來邪是叔度之德容精論  
真有能厭服人心變化人氣質之妙苟季和儼之顏  
子豈面諛哉郭林宗詣袁奉高車不停軌詣黃則彌  
日信宿不能舍去有汪汪萬頃之嘆凡諸傾倒叔度  
者皆當時大名士也故不必有位於朝有功於世有  
文章勲業遺贈後人而後人愛慕稱傳如出一口則

所謂觀人取友信必端也且漢晉之際重族望叔度則牛醫之子重名宦則叔度無官重文章則曾無著述所傳天祿閣外史之屬才識不高終疑僞託然當時名士傾倒其人至於如此是必有奇才絕德大畏乎時賢之志斷可知也使叔度生於世家受知當宁倘無建白雖極力以綸綍褒之反不過一代之榮何足傳者雖然世苟無汝穎諸賢則雖真顏子亦虛生耳况黃生耶

湘舟漫錄

卷一

十

世家子專趨勢利則必墜家聲蓋可以世其家者仁義忠孝廉節也趨勢利則不遑務此家聲必墜或其祖若父本無道德第專以富貴利達貽厥孫謀則仍爲克肖其先耳

東海王司馬越鎮許昌時以王安期爲記室參軍雅相知重敕世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足見晉世帝王之學

雖近華靡而爲子擇師尙知重人倫儀表未可輕也  
然則觀人子弟所師之賢不肖可以知其父兄矣  
王平子行經陳畱太守遣小吏迎之王問吏曰此郡  
之人望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時陳畱多居大  
位者王歷舉其名問吏曰是皆非此郡人乎吏曰向  
謂君侯問人不謂問官位王笑而止到郡以語太守  
曰舊聞此郡有風俗良然雖小吏亦復知此然則泛  
然以大官高第爲郡望者其風俗可知幾何其不爲

湘舟漫錄

卷一

十一

此吏笑也

汜毓家世敦睦客居青州已七世兒無常父衣無常  
主余謂此家風最可欣慕覺民物之胞與甚近桃源  
之鷄犬皆仙百忍之堂翻多語病不逮此也

陸慧曉清介正直然僚佐造見必起送之自謂惡人  
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此真清介正直也惟忠斯恕  
吾惡乎自矜介直而傲慢不恭者其諸類乎色厲而  
內荏者歟

夫禮者自卑以尊人未聞自大以藐人者也凡屬吏之謁長官書銜名以小爲敬是尊爵宜敬則師賓齒德之尊者亦當以小書作刺將吾敬其禮甚明往予答樂蓮裳拜投刺者入卽見蓮裳持予刺濃笑出迎相謂曰狂哉香叔何至必用顯微鏡乃見君名余笑曰書小敬也今尙乎大秦也雖違衆吾從小且彼貴官書大字或別有先聖之經僕不敢議至若吾儕野人居鄉黨之地一桑一梓皆當敬式而况於人乎况

於其先施下教之賓乎僕書刺何敢不小而顧疑其狂則非知已矣拙性又迂謹而率真苟非其素相敬信之友性情之交則雖極少賤無知苟一下顧則亦必送迎答拜未敢有惰慢之容但木訥無多言耳詹樸園昔嘗主我榻前廳之西每聞客至予肅逆而不敢譁者樸園輒偃臥室中不窺其戶其或聞余謹然出雜坐雄談不復拘主賓之禮則樸園欣欣出問客何名必佳士也以此爲驗漚舸聞其說疑詰予曰吾



子待賓友之禮得無僞乎某也少賤某也愚其相遇  
謹畏若彼某也賢某貴且老乃先生不惟不加禮且  
責善嚴如師生甚至於送迎酬答之儀往往闕畧而  
其人亦都相諒得毋有術焉以顛倒豪傑而復邀譽  
於鄉人耶予曰善哉問微子之慧亦不足以語夫禮  
意經權之道也王文成公荅儲確論交際云君子與  
人惟義所在厚薄輕重已無所私焉夫大賢吾師次  
賢吾友此天理自然之則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吾

兄以僕於今之公卿若某之賢者則稱謂以友生若  
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則稱謂以侍生豈以矯時  
俗炎涼之弊非也夫彼可以爲吾友而吾可以友之  
彼又吾友也吾安得而弗友之彼不可以爲吾友而  
吾不可以友之彼又不吾友也吾安得而友之夫友  
者以道也以德也天下莫大於道莫貴於德道德之  
所在齒與位不得而干焉僕於某之謂矣彼其無道  
與德而徒有其貴與齒也則亦貴齒之而已然若此

者與之見亦寡矣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若此者與凡交遊之隨俗以待生而來者亦隨俗而待生之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非在我有所不屑乎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其質美而才者多以先後輩相處其庸下者反待以客禮疑僕別有一道是道也奚有於別凡後進之來其才者皆有意於斯道者也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其庸下者不過世俗泛然一接吾亦世俗泛然

湘舟漫錄

卷一

古

待之如鄉人而已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待之友也旣而希哲師事伊川待之弟子也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孔子待陽貨以大夫待回賜以弟子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師友道廢已久後進之中有聰明特達者頗知求道往往又爲先輩待之不誠不諒其心而務假以虛禮以取悅於後進干待士之譽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傳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夫人必有所嚴憚然後言之

而聽之也審施之而承之也肅凡若此者皆求以明道皆循理而行非有容私於其閒也文成公之所論如此亦豈有術焉駕御豪傑而復沽譽於後生庸下之人乎彼以客自居則待以客禮彼或以爵齒自高有挾而間則吾亦惟謙謙焉敬謝不敏而已曷敢不隨俗以禮容相接至若性情道藝知己之交聞聲相訪則義重五倫業均千古脫形骸而吐肝膽惟恐不盡其相進以德相責以善惟恐其不爲聖賢不爲天

下後世之所敬所思而顧忍相對齷齪爲俗禮道寒暄面如死人以坐失千秋之一刻如之何其不至躐且譁耶此不佞率真敬德之至而忘形爾汝之時也苟其人見不及此疑吾不敬則亦惟隨俗加禮如文成之所謂泛然相敬若鄉人而已蓋禮者自卑以尊人旣相拜謁卽宜致慎於名簡以預通其誠此禮之經也未聞反自大以藐人者也且儀文與禮意各不相妨知禮意者方可以脫畧儀文率真相與卽如馬

伏波乃梁松父執松已尙主伏波仍立受松拜而不  
答當是時松猶愿謹故伏波以受拜爲敬此禮之權  
也禮意也漚舸始悅

竊謂以仁義爲城池以禮法爲介冑則外侮不侵侵  
之者必妄人也晉高坐道人在丞相坐恒偃臥不恭  
見卞令輒肅然改容曰彼是禮法人然則禮法之威  
權過丞相矣至若已不能以禮處人而斷斷然責人  
無禮則又適足取怨謗而已釋氏之守戒律者無放

湘舟漫錄

卷一

六

逸志無情慢容高坐之流殆宗門一慧魔耳三教源  
頭共一誠無二道也

笑林有老人八反之謔如目見遠不見近記遠事不  
記近事哭無淚笑反有淚坐時瞌睡睡反不寐不愛  
子愛孫之類皆反乎常情之謂也余自笑亦有八反  
姑戲疏之雖喜讀西方妙悟之書然總未持齋佞佛  
雅愛述南華明道之論却深惡受籙燒丹亦頗能製  
曲知音然日下朱邸名伶鮮識吾面非不樂恣情柔

翰然自來金紫貴目罕覲予文足迹滿天涯然試數  
寒舍花甌有平生未履之地綺語遍人口然却似東  
墻宋玉有三年不顧之隣睡名蓋世而實則長夜無  
眠傲骨凌霄而心則後生皆畏正八反也吾少時卽  
患此病由是而推之耄老之後殆有不勝其可笑者  
矣

心苟能寂然不動則至樂生焉所樂卽寂然不動之  
心也

湘舟漫錄

卷一

七

喜怒哀樂皆動心所爲隨感而發有和合相世法舉  
不能出此是以無真實不壞之體其體卽佛者真如  
之謂也六塵因六根而生斷一根則斷一塵知見倘  
不離根塵愈多愈病病至心死而後已何謂心死雞  
鳴而起孳孳爲利者是也何謂心生隨分辨人事其  
心皆寂然不動之謂也

靜常役動柔常制剛無形者有形之宰故君子不器  
器乃無量小才自銜畢竟無成其器小也

或問小才之人事事自矜居之不疑而人亦藉藉稱美之至若高士志行却往往不理於口令人難堪其說安在予答言淺水多聲危峯露骨理勢然也

賈思伯衰至便驕之說真是名言大凡福德厚才識遠者必無自滿之色器小易盈始生驕態夫既盈便當衰耳才美如周公尙戒此習人生亦豈有可驕時耶

南嶽廟香火最盛夏季至九秋禱祀者日以萬計寓

湘舟漫錄

卷一

六

公之館環嶽廟儼如蜂房更有張幕野處者泥首於塗接人之踵洞洞乎莫敢避也亦可謂大畏民志者矣其鬻宿之廬則榜曰安寓香客錢曰香錢榻曰香榻以迄夫水火茶飯什器之名罔弗香者吾始至寓櫺星門李永泰家呼我以香客私幸其切予名也輒欲刻小印志之

湘舟漫錄

卷二

靖安舒夢蘭白香著

安義詹

堅樸園

同編

南昌龔

鉞漚舸

南嶽志有龐居士庵衡州府志亦載龐蘊襄陽人侍  
父任衡州流寓於此後舍宅爲能仁寺故廣輿記衡  
州古蹟亦大書龐居士庵於石鼓書院之後予因憶  
先廿世祖雙峰公亦曾任衡州有善政崇祀於石鼓  
書院湘舟小泊欲往謁而阻於雨良爲悵然伏念公

湘舟漫錄

卷二

一

以紫陽道契仕學兼優復有德於斯土反不若淨業  
居士流寓之庵誌乘班班耀人目則甚矣人之好異  
而不思崇德報功也雖然居士在日能自沉鉅萬家  
貲於江以去心之累壹意精求出生死得無上正覺  
其道譽直接維摩洵出世之豪傑而棗梨闕闕衣鉢  
兒孫亦所以報其誠耳

比舟行未載書篋偶一吟諷亦多屬自作之詩脫遇  
謝鎮西一流清客必疑我步趨袁虎則齒冷矣語云

莫辱於庸人之譽蓋知必擬非其倫也

或問蕤楮蠶衣紙而祭果有益於亡者乎予曰誠則有益僞則否曰何以知其益也殊不知仁人之心視化者終身如在而祀奉必虔其信厚之德已日進於無疆矣矧彼化者又復有死而不亡之益乎予祭不誠則其親真死兩無益也

士夫之孝莫大於立身行道揚名顯親蓋口體之奉有時而窮榮名則與天無際父母之恩旣罔極則所

湘舟漫錄

卷二

二

以圖報亦當罔極吾少嘗謁崇聖殿見宋時諸子之父皆配享焉不覺淚下夫人之父母亦豈有不慈者哉子不能立身行道以顯之雖列鼎而食重茵而坐耳目不絕於歌舞之娛壟墓不缺於金石之表未爲孝也

古人積德有至數十世而後報者是遠祖與孫猶一體也身食其報而祭無追遠之誠可云孝乎

范孟博稱郭林宗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



諸侯不得友夫隱而違親非隱也貞而絕俗非貞也  
天子雖未得而臣然後世錄漢名臣皆特書秦之言  
行以激勵頹俗是秦仍當世功臣也漢末諸侯倘能  
多有李元禮范孟博一流豪傑亦疇不得而友之哉  
郭林宗之真面如此

阮仲容任達不拘當世甚怪其所爲然山公啟事目  
咸曰清真寡慾萬物不能移也夫濤爲良輔豈妄舉  
非類者哉竹林七賢論謂山濤之舉阮咸固知上不

湘舟漫錄

卷二

三

能用蓋惜曠世之雋莫識其意故耳然則麻衣追婢  
及乃叔之居喪飲酒實無異原壤登木之歌悲憤已  
極反至於越禮驚衆聖人愍其志又未易爲俗人言  
且其狀究不可訓故聊以親故之說解嘲而已竹林  
七子皆聖門進道之狂也志氣迥不可一世時事又  
俗不可醫徒負雄才岸然終老如之何其不悲也

蔡洪論吳中舊姓所尙有談論爲華忠恕爲寶謙虛  
爲席義讓爲帷修道德爲廣宅等語士習如此風俗

吏治有不淳不厚者乎莫笑六朝浮薄也

吳隱之爲謝石主簿謝知其貧潔適吳嫁女謝令移厨帳助之至則吳之婢方牽犬出賣故今世貧士嫁女謙用此典然非謝都督知敬此簿亦不能傳此犬也

劉真長不受小人之餐謂不可與之作緣良有遠識至若王修齡卻陶範之米直揮斥以謂自當就仁祖索食則過矣且範乃名父之子無貪狡之行何可輕也

湘舟漫錄

卷二

四

朱百年貧時殮母無絮百年自此不衣綿醉臥孔氏偶覆衾覺卽引去悲慟曰綿果奇温孔思遠亦爲感泣此一境較世傳臥冰之孝尤爲純至蓋一時之激勵猶易而終身之孺慕爲難也

庸拙之夫多福祿殆天所以矜全也天至公而有心計生一物則思所以安全之樂育之不少偏也動物之至庸至拙莫如螺蚌天則併室廬而與之附室於

躬戴廬而行宿旣無寒暑之干鬪亦有甲盾之備恩至厚也而蚌不知感故可殺禽獸之巧勝螺蚌天則奪其廬而僅與之衣俾自覓食人最巧矣天併其毛羽禡之旣懲其黠又因而困勉激勵以成其參贊之功是天之遇人尤厚也然則庸人之福特螺蚌之室廬而已又何羨焉

往予客餘杭逆旅主人有內姻之會一富家媪至甚老醜羣婢媪脅肩趨之主人之嬌女視之蔑如也一

郡夫人至貌益侵主婦則再拜逆諸輿前嬌女者掩袂而笑俄而一貧家好女風鬟荔裳襪襪乎映籬而窺主婦不爲禮婢媪且怒之以目所謂嬌女者則已出席斂衽而招之矣由是觀之英才寒士不見重於庸俗之人無足怪也

王右軍嘗語劉尹當共推安石劉尹曰若安石東山志立當與天下共推之王世懋謂劉尹不饒人着意蓋訾安石不應晚出也須知此三人所見皆非至詣

右軍之推服安石究亦猶齊國之士不得不推仲子耳安石清操重望坐鎮雅俗才器雖有餘而憂勤之學啟沃之功及恥其君與民不若三代之志則殊多未立右軍不以此責望安石而欲共推之可云謙恕亦豈遂爲遁論哉劉尹不責其不立此志而望其立志終隱是重視安石之名而輕視斯民之瘼亦匪通論至謂其不饒人著則又重視乎富貴顯榮以凡民遇安石矣尤未通也大抵隱居而不能求志獨善者作相亦不能達道兼善此觀人一定之衡也方安石在東山畜妓之時簡文帝曰安石必出夫旣與人同樂亦不得不與人同憂言似近理惜其觀古人憂樂之義太膚淺耳人苟以畜妓爲樂必不暇以天下爲憂且亦必先憂後樂未聞先樂後憂也不得不與人同憂是其所憂非道也非當世之蒼生也未必不憂其畜妓遊山之樂值亂離或難常享不得已出而救之是其憂不誠憂不誠則德不盛而業不大惡足以

語夫窮達一致憂樂同民之道而允爲天下共推耶  
初安石家於上虞優游山林行年四十徵召不起雖  
譚奏禁錮而晏然不屑故桓温在鎮欽其盛名諷朝  
廷請爲司馬安石之幡然出仕實始乎此夫不應朝  
命之徵而遠應藩鎮之辟其東山高臥不專爲求志  
可知假使桓温得安時結以恩以威挾之舉重兵內  
行禪奪恐安石之功亦與王景畧劉穆之趙韓王諸  
人等耳惟其後身受晉恩爲宰輔於新亭之會竟能

湘舟漫錄

卷二

七

坦然置禍福死生於度外以遏抑温之逆志則所謂  
眞名士殆天授也又非齷齪講學循例入官人所敢  
望耳大抵論時賢不可不恕論史事不得不苛不恕  
則阻人爲善之心不苛又莫正春秋之義天下無事  
諸庸人履珠炊玉共享其福謝安石何妨終隱迨如  
晉旣東遷求賢若渴人材得失若大旱之雲霓矧王  
謝世受國恩休戚與其果負治安之畧而夷然坐視  
挾妓遊山於心何忍抑或天子不知宰相不問士羞

自獻固當以肥遯爲高安石不然舉朝君若臣殆未嘗一飯相忘屢徵不就晚歲乃獨應桓温之辟劉尹不知訾及此而望其終隱東山是未達春秋責備之權也至勝國士風偷薄竟不免重視富貴輕疑安石又不直一噓者耳且王猛與桓温傾蓋之交尙知其不足有爲不肯南渡而安石臥龍反爲之起吾故敢窺其意之微耳若謂予苟論衰季不應以三代之英出處大節責望其救時之相則殊亦不然世有污隆

人無大小夫漢末非衰季乎舉世皆趨勢逐利如恐不及諸葛公獨無一營若不勝其慵放者而克復之功當世之務皆熟籌而得其要實憂勤求志之儒也假使昭烈不三聘吳蜀不三分隆中志立仍當與天下後世共推之耳

或問何以知諸葛公能克己復禮余曰澹泊以明志卽克己也寧靜以致遠則復禮矣大凡命世之才必有生知之學正無事以印板詮疏曲繩之耳

東坡有言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氣之所加則已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至大而不爲之驚享其至樂而不爲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閒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彼其所謂不可知之閒卽釋氏之所謂宿根也附質而彰謂之氣所性而具謂之根虎與牛同一獸

耳而三日之虎氣可食牛牛畏之畏其氣卽畏其可以食牛之性也有是性則有是形形氣生而宿根露真氣所召則相求相應之類不期然而環嚮歸之非偶然也非不可名而卒莫得而名其狀非不可知而卒莫知其所以然偉哉造化殊未易窺其迹也孟子之所謂浩然之氣雖曰集義所生亦實兼東坡此氣之理程子謂魏公問氣正謂此不可知者不盡關乎集義也夫顏子之學何啻孟子其集義所生之氣宜

無不同然一則陋巷如愚一則大人可藐其氣象迥  
乎各異從可悟壽夭之數窮達之遭皆人人宿根所  
具而莫得以後天人事增減者也蛇雉交而孕生其  
子值震霆而深入土中化爲蛟伐之者得而脯也一  
旦形全而氣盛將出爲災則山澗之水皆逆流而赴  
其處土與石劃然摧崩怪物出而水隨之立往往高  
至數十丈没人田廬其殺人動以千計夫豈造物者  
好生之心哉亦氣所爲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其

氣所加真足以拔山而蓋世而無知之水亦逆流環  
嚮而迎之若蒼生之慕安石又豈可以常理測哉竊  
謂右軍之共推安石亦非獨其才使然也氣也東坡  
之所謂得之於不可知之間者是也故申論之

李密乘黃牛讀漢書可謂有不可一世之氣楊越公  
見而竒之殊不知太原公子却不作此驚人態故密  
亦終爲公子擒也越公識李密於途而失李靖於坐  
談之久未爲能識英雄也從古真英雄必能韜晦故



光武之柔見忽於諸母子房之貌見疑於史遷皮相  
之失人夥矣魏武帝姿貌短小故令崔季珪代見蕃  
使而身自捉刀立牀頭乃蕃使識爲英雄此真神相  
未易爲俗人言也相經貴神有餘而形不足又云五  
小多貴殆謂形小者神易餘乎

萬緣萬事皆起於一念之微一念善卽生善緣成善  
事不善反是故聖學極重誠意而釋氏亦極戒意惡  
皆所謂獨知之地屋漏所司可不慎歟有大志大根

湘舟漫錄

卷二

七

器人必能勇猛精進於此地日修省焉真積日久則  
盛德之光輝自能感物而成務試觀古德之內成舍  
利者亦必有塔廟香火以壽之何況任民社有事權  
之誠心忠愛者哉

均是人也而彼則民物胞與我則肝膽楚越不是之  
恥而恥其境遇章甫之不逮亦可謂不善用恥者矣  
試疆恕而存公善之心行公善之事向之所謂楚越  
者皆肝膽矣亦斷斷然也

漚舸問士所當務予曰數年前吾邑李秀才克寬曾發此問予敬謝曰先聖有言述而不作若僕者誠何敢述伏承下問請誦端木子問士一章夫孝弟美德也忠信盛節也皆次於行已有恥之後不似違輕重之權乎蓋學莫大於不自欺不自欺慎獨事也有恥無恥皆辨於己所獨知之地則學可幾於誠意自誠意而力行之雖欲平天下不難是爲士之全體大用實基乎此故首舉以詔高賢耳天下亦豈有念念謹

獨而或不孝親不敬長言不信而行不果者無有也  
有之則所謂無恥而自欺者也斗筭之人雖徙政而不可爲士則士之爲士不恃乎人爵明矣克寬以爲然漚舸則謂毛大可論語稽求竊議此章失倫序惜未有以先生此說發其蒙者遂補錄於衡陽舟中  
聖賢千言萬語不過望學人存理遏慾以公善安百姓耳且如老吾老幼吾幼本人性固有之善而及人之老及人之幼則所謂公善是也吾故以公善詮仁

章句訓詁師多不肯信試思論語中仁字包括天人統攝性命亦豈僅昌黎博愛與心德愛理之義所能詮發必公善始無疵也夫仁乃天德春生仁秋殺亦仁公善也仁乃王道彰善仁痺惡亦仁公善也孟子善學孔子恐凌儒誤會仁字故言仁必輔以義義公也仁善也公善之旨吾蓋會通語孟後玩索得之以語同學輒皆以宋儒未嘗作是解不敢相信殊不知程子語錄亦曾疑愛人之義不足詮仁似嘗有公字

之訓夢蘭則益之以善爲公字補腦非作也所以闡仁量之全而遠述聖賢之心也公善則民胞物與私惡則骨肉相仇仁與不仁是人獸之別生死之關故聖學首重此字惟顏子有志爲仁而聖人告之以克己復禮非所謂存理遏慾以公善安百姓乎若徒以博愛愛理言之亦何須克復而爲耶姑淺言之惟仁者能惡人我欲仁斯仁至矣不仁者不可以處約樂及求生害仁殺身成仁未有小人而仁殷有三仁求

仁而得仁之類諸仁字以博愛愛理之義推詳玩味  
悉犁然當於心否若都以公善作解則如土委地一  
喝心通非不佞敢饒舌也予四十始悟仁字亦閒以  
質之同學無信受者故嘗欲專輯論語中一切仁字  
偏全鉅細逐一分疏而殿以公善爲仁之說以發明  
先儒未發之旨旣而思之良復一笑是亦何異愚之  
人與其父叙親者哉陽明子於致知之中增一良字  
已聚訟二百餘年我何人敢爲仁說亦聊以自勗可

湘舟漫錄

卷二

古

耳

何謂大方公善而正直之謂也何謂小巧務私利而  
工於趨避之謂也從其大體爲大人故顏子雖天與  
天同壽從其小體爲小人故桀紂雖貴爲人所輕斷  
斷然也

古之人有大德者其言行偶有可疑當時亦必有難  
白之隱不得已之情而後其所言所行微有可議不  
足爲賢者病也吾少讀歐陽文忠公瀧岡阡表計崇

國公薨公甫四齡既孤二十年公始得祿又十二年  
官於朝又十年而太夫人終享年七十二然則崇公  
歿時太夫人年未三十而崇公則已五十九是父年  
長母一倍矣卽使太夫人及笄而嫁而崇公年已近  
五旬始受室耶且崇公並非寒士其在真宗咸平初  
卽已通籍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爲秦州判  
官豈有仕宦如許年而曾未婚者是文忠公之必有  
前母決然可信然文中殊未叙及此在當時世俗人

必相訾議吾以爲不足病也宜聖前母施育至九女  
亦劬矣然諱微諱在亦不聞更有所諱恩義所獨至  
雖厚不偏卽如聖人哭顏子過於其子而子貢之喪  
夫子過於其父亦豈敢議爲偏耶印板之禮爲庸人  
而設夫旣曰緣情而制則情所獨至禮亦當因之而  
隆迹似過中而實始有當乎無過不及之中真未易  
爲世俗庸人道也偶見宋人說部有議歐陽公生平  
僅一至瀧岡拜掃及晚更流寓潁州不復歸廬陵爲

可怪者此殆有難白之隱不得已之情非忘本也且公能使千古後廬陵一邑享文物之盛名是有功於廬陵不小奚必其老是鄉耶又能使歐陽一姓據廬陵而有之雖非本宗居他郡亦榜曰廬陵世家是有功於歐陽氏尤非若解推施濟之惠於其族者可同日而語又何必共邱首耶至謂公畢世僅一至瀧岡祭墓則恐屬鄉人之謗且卽使阻於京洛不得屢省然能使數百年後讀阡表如禮道山觀典型雙親長

在不亦可與古孝子廬墓終者同顯揚而無憾也哉大抵賢哲人志高行潔生前多不理於口身後則反都相諒今試以歐陽文忠盜甥之謗質之於里巷小兒亦必深信其寃而當時舉朝士大夫反多疑議則何耶嫉其賢而得君也有盛名也惡其直也不無慍於羣小耳宋玉有言世俗之人亦安知臣之所爲哉竊謂歐陽公亦當云耳

丁卯歲九月三日豫章城南作圃人掘井至十餘尺

得古塚並列三槨若捲篷之橋半沒於水洞其中不復有棺及殉物但取槨閒一甕出予索觀之一傍晉故蔡三字甚明其下已剝落似是合墓一旁太寧元年葬五字惟元字小損微似六耳按太寧乃東晉肅宗明皇帝紀年歲在癸未三月朔始改是元閏二年乙酉閏月已崩太子衍改元咸和是太寧無六年明甚而五季石晉又無復太寧之號然則此甕竟已歷千五百歲而印文宛然豈不可寶三年爲石槨千金

求誌銘何如深刻一甕模四旁印年代姓名爵里之字舉槨皆同竟可保三二千年祖無遺墓士大夫有志報本當留意焉吾故追錄太寧甕文字始末以勸仁者至墓中之水則坐地卑濕未免見伐則坐近城池皆古葬所宜避者蔡氏能致慎於槨而卒不免嬰此二患其殆已惑於形家之言乎甕易製也火無質土無力火土相鍛壽乃無敵雖浸以水至千祿猶不能潰非物理之可恃者哉其甕長大倍今製擊之鏗

然捫之則寒浸肌骨色澤斑斑周銅漢玉多賈物何似太寧真古甌

竊謂凡事物必三合而後成不惟固國傳家必兼天時地利人和也卽細而至於一几之上金缸茗盃莫不皆然火有光膏有澤不附於草木之質則燈無由發茗有香泉有味不烹以火則終不可啜何況其大焉者乎

習鑿齒受知桓溫一歲便用至荊州治中後以譽相

湘舟漫錄

卷二

六

王忤溫旨左遷衡陽太守在郡著漢晉春秋蓋斥溫覬覦之心也然則鑿齒之名實成於溫之疏謫因憶在都下時雙丰將軍讀通鑑綱目至朱子贊荀文若語忽問予曰荀文若果忠漢乎予笑對曰謂他人不知魏武之素志猶或可也文若死節實漢晉春秋之倡耳雙丰公歎爲知言



靖安舒夢蘭白香著

安義詹 堅樸園  
南昌龔 鉞漚舸 同編

吾年十九泝湘江而遊舟中見竹筏無數橫截如梁  
間長年始知爲漚魚子者蓋春漲衆流東匯魚方產  
子浮漲沫之中筏者以密罾取之貯於甕養以活水  
始生魚細於毫末擊鐘鼓以驚之使游則漸長謂之  
魚苗競分載而遠鬻之大江以南數千里池沼所畜

湘舟漫錄

卷三

一

皆莫非此魚苗也利亦溥矣然其獲亦幾細矣民亦  
勞矣而年年若是不約而同者數十百里則甚矣斯  
民生計之艱也苟有迂儒繩之以數罟不入之義而  
禁絕其利是非以王政病民也哉古今之治不必其  
迹相襲也而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則視乎公善之心  
誠求之耳又一年與涂姊丈西橋泊舟虎邱時值五  
月朔吳人方大張水戲競渡山塘凡六日余舟前未  
嘗見水蓋畫鷁游舫歌舞之舩日以萬計進退皆銜

尾百卉千鶯充塞耳目水盡伏流船下耳西橋歎曰  
是無益之舉日損民財不勝數使吾爲政必當嚴禁  
吾白香以爲何如余曰不然使吾爲政必多爲佳節  
勝遊與民同樂西橋艷然不悅曰吾子自命爲三代  
之英乃作此奢縱厲民之語抑何悖耶余笑曰三代  
之治非欲民均則無貧不相攘奪熙熙然各食其力  
以共樂昇平也耶抑必欲富者日富貧者日貧絕哀  
多益寡之利以深其相驕相嫉之讐或至悍然相賊  
殺不可復制而後爲三代之治乎自井田學校之廢  
二千年矣奸商猾吏巧取百端民生日蹙有田自給  
之戶百不一二不得已而苦身鬻技爲淫巧百戲以  
供人耳目口體之娛情已悲矣降而至於倚市門爲  
乞丐情尤可愍彼獨非吾民也哉將欲人人而濟之  
則堯舜猶病將欲強奸商猾吏各輸其悖入之貨以  
活吾饑寒赤子雖霸術亦有所難行何況姑蘇爲天  
下富商大賈之所聚亦疲癯殘疾惛獨無告之民所

雜處也平時相向乞一錢尙遭詬詈迨其媿妻妾泛舟治遊同富相耀破慳爭勝不至於幃錦丸金而不已則凡百技藝以迨夫歌兒丐婦有不沐釵裙餘潤者乎亦且施者無德色受者無愧容甚善舉也奈之何欲嚴禁之使貧富日益不能均而阻遏其向善樂生之路得又非以王政病民也耶古今之治不必其迹相襲也因民之所利而利時地不同亦惟各盡其公善之心誠求可耳此兩事皆極細而人易忽者其

湘舟漫錄

卷三

三

關繫民生尙如此何況其大焉者乎

驩虞之治象不逮皞皞固未可同日而語其實亦祇在有慾無慾之分耳王者之養欲非嗜慾也給求非偏私也兩暘若而彛倫叙生順沒寧普天下胥登仁壽朝野相忘故帝力何有之歌正熙皞之實象不必感恩頌德也驩虞則異是夫父母於子可謂至矣而踉大親之足者未嘗謝也謝則以市人視親不孝滋甚是故誠於孝者不失其赤子之容誠於忠者不忘

其責難之敬士君子所當務也

袁司徒稱傅茂遠謂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得非名賢意蓋以泊然靜處不妄交遊爲賢也夫奔趨勢利之徒固無論矣近古名士則每以廣交聲勢爲賢殊不耐泊然靜處尙友古人終亦鮮能受直諒多聞之益至若頽然放逸或枯坐一如朽株了無精進袁景倩亦豈復經其戶哉靜尤貴心不貴貌心體交靜萬理如鏡

湘舟漫錄

卷三

四

安石在東山時與孫王諸人泛舟戲風起浪湧諸人誼動不肯坐謝乃徐云如此將無歸衆人卽承響而還於是審其量足以鎮安朝野吾謂此雅量尙不難學若宋明帝賜王景文死時方與客碁看勅訖仍恬然對局爭劫竟斂子入奩舉賜鳩謂客曰奉勅賜死此酒似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此等量却是難學可惜景文之死非成仁取義立萬古綱常之節也至若嵇叔夜爲小人所陷臨刑但惜廣陵散不傳尤爲雅

達蓋禽獸不足譬妄人不足怒正以不論不議爲高耳  
雅達亦何與康濟之學而儒術重之蓋雅則賤貨貴  
德達則慕義輕生故可重也若只如世俗以詩酒書  
畫爲雅以不拘行檢爲達至於出處趣向義利生死  
之關仍錄錄茫無擇執亦俗物耳何雅達之有

臨桂蕭明府卓犖人也能文善書畫偶以職事來永  
福與予談三日而去留一札與樸園云王子猷何必

湘舟漫錄

卷三

五

見戴得與若舅談三日真如坐我春風中惜官厨酒  
不佳耳若舅書法亦超妙絕倫幸爲轉乞三二紙以  
贖酒過其狂直有趣如此樸園因笑言咸齋舊貽我  
數幅淞絹乃反欲抽分之耶予愛其才遂爲臨右軍  
數帖付樸園遺之

樸園師我貧遂至大貧巖邑當衝典衣應客軍流過  
境猶往往調之以錢兵米旣取給隣邑徵解亦不過  
千金故吾戲筆詩有米甕作倉箱作庫燈籠爲屋鼎

爲床之句蓋每織疏籬障之以楮謂之屋夜視之全似燈籠而予所臥一官床僅得三足故遂美其名爲鼎床耳樸園貧若是而操守廉潔不名一錢又不習水土多病予安得不往視之小歲日山蔬土酒相對怡然予益歎吾甥可愛

頃忽夢與小松親家聯句賦詩各書於扇絡之上惟自記結二語云瀟湘萬古青衫色不及灕江別意深不知何故不書於扇而書於絡眞夢景也殆以此遊

湘舟漫錄

卷三

六

清興實始於君故夢中猶惜別耳陬月十七日解舟時筆

精義美人也才子之筆則名畫師也美人常有名畫師絕不易得是故作史者最難其選一代之明良俊傑顯晦因之文章之關係重矣在永福樸園案頭見一冊詩文皆予手稿中有此等語十數絕不復記是何時何爲而發然則已往之吾眞路人耳今特記錄三二則以志舊遊

人事有萬端此心持一衡無取亦無舍時中得其平  
民胞物吾與普濟須忘情譬彼水能照無心生妙明  
有心斯著相至樂何由生此舊和樸園無稿詩也  
爲學人氣象習襟總貴得溫風涼月之趣以應事格  
物方有進益不然則記問曰博器識愈隘何從變化  
氣質也薄暮偕樸園登閣偶書

喜怒哀樂皆出於至誠充以浩氣則可以感物而動  
衆輔以德位如火得風風化有不行者乎故古之大

湘月漫錄

卷三

七

人喜如陽春怒如烈日哀如凜秋樂如時雨與天下  
共之亦卽皆公善之仁也

午夜夢覺偶憶儒與釋相發明處所在多有第文貌  
不同人易忽耳卽如貧而樂富而好禮便是金剛經  
不住相布施遠勝恒沙博濟也

要知博施濟衆乃堯舜猶病之事樂道與好禮之效  
可以萬古治安而不亂就世法之輕重衡之利亦如  
此

頗憶日本國論語作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  
與史記引論語正同其文義似更圓足蓋貧而所樂  
非道亦奚足貴哉

謝鯤有勝情遠概爲朝廷之望故當時以庾亮方之  
明帝問鯤君自謂何如庾亮對曰端委廟堂使百僚  
準則臣不如亮一邱一壑自謂過之然鯤與王澄之  
徒慕竹林七賢箕踞佯狂謂之八達致隣女折其兩  
齒猶自云不廢嘯歌則譬諸其父報讐子且行劫習  
湘舟漫錄 卷三 八

氣之流弊如此善學古人者原其心而畧其迹諱其  
短而學其長可也

吾江有溫太真廟香煙頗盛廟後巍然一大塚相傳  
葬公之衣冠其真墓實不在此溫公豪傑有偉略勝  
情其食報固宜如此然晉世月旦謂是過江第二流  
之高者故當時名輩共說人物至第一將盡之閒溫  
常失色抑何玉鏡之臺反不逮折齒之梭耶晉時風  
尙重標格而薄勲勞其弊也足以失英雄之心而長



橫議之習不可訓也

殷仲文被寵桓元通賄賂窮極奢麗絲竹之音不絕於耳既而桓敗投義軍復遷爲宋武侍中勸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此五字可謂要言不煩真創業英雄語也桃花扇傳奇載福邸之居攝南都也上元朝會有憂色其近臣請問所憂王曰非憂國也梨園無佳子弟耳聞者絕倒興廢之際其人物器識至相反如是如是

湘舟漫錄

卷三

九

庾肩吾有子庾信可謂才人有種然信既留周不歸仕雖通顯心恒鬱鬱唯寒山一片石堪共語耳王昭君既出塞爲單于閼氏所以奉之者諒無不至而亦復騷怨不樂惟才子與美人爲難養也貴之且不樂寵之且怨當爲奈何竊謂惟真能貴德賤貨去讒遠色之邦不難養耳

劉真長爲丹陽尹許元度出都就劉宿林帷新麗飲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

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逸少清真直諒不難作此語所恨者劉許高情尙不免懷居之志無怪其有愧色也然亦惟心知可愧故可以託迹清流不可不恕

支道林一聞黎也晉東名士皆與遊欽其勝理至儼之王謝高流猶往往以爲不逮其清真寡慾可想故好馬則亦唯愛其神駿好鶴亦終欲縱之高飛且有

湘舟漫錄

卷三

十

怪貌能驚人不妄許可想必能堅守淨戒絕非若近世酒肉和尙游朱門獵聲利者然已爲真正禪師所輕桓靈寶旣詣遠公出山語左右曰實乃生所未見其所歎服又不僅勝理機鋒之妙是支道之不逮惠遠不翅端木子之不敢仰望顏子也雖小道必有高下特非淺嘗躁進不識甘苦人所能定耳

臘日同漚舸遊隱山六洞途長腹餒乞食於僧僧但煮薄粥啖之人各一甌覺稻米真有至味啜已解杖

頭百錢稱謝而返明日僧忽歛關謁兼饋八珍粥一鉢予峻却之彼蓋見予啜粥時歎美珍謝遂疑其專愛粥耳

又一日與漚舸小谷泛舟遊山過桂關日將夕矣關吏索稅錢實不攜一錢遂相與舍舟登陸詠而歸關吏錯愕相語曰不意此數客竟無行李

桂林環郡皆石山削立如笋大半虛其腹以受遊客故巖洞尤妙予恨爲人事所奪未遑周覽歸舟忽忽

湘舟漫錄

卷三

七

一寢食輒追思之嘗自笑心爲洞迷漚舸則對以雲醉蓋用予遊山日記中語洞迷雲醉與仲實買泉賣雲處皆不俗語也

唐書田游巖補太學生罷歸遊太白愛其林泉遂隱居不出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問先生比佳否游巖對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後入箕山築室於許由廟東帝亦於其側營奉天宮特令勿毀仍題曰處士田游巖宅夫邱園

肥遯之士亦何補於當世之治而唐主重之如此豈專欲以貴下賤大得民乎蓋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士苟能固窮樂道高尚可風張四維而勵士節廉頑立懦厥功甚鉅顧可以失其心耶

唐明皇獨惡琴歐陽公不喜杜詩李泰伯不服孟子俱是怪事蓋明皇好樂知音歐公能詩泰伯亦好古講學之人也斯可怪耳然明皇性行終不韻而歐公之詩亦未入盛唐之室至若泰伯學術本膚雜而未

湘舟漫錄

卷三

三

之醇頗憶其文謂禮字可括五性其不耐深體聖言可知矣凡人好惡之偏可驗其性之通塞亦觀過知仁之類也

客言有人作弔黃祖文惜未見其稿余曰此必傲慢之狂士效禰衡而畏人殺者故弔祖以自固耳彼黃祖苟不殺衡今且未必知其名何有於弔是兩人相賴以傳也客曰子謂祖當殺衡乎余曰年少且賤恃小慧而悖大經逢人輒侮勢不至於殺其身不自已

也孟子之謂盆成括小有才而未聞道卽衡等耳且卽所傳鸚鵡賦亦豈足傲人者哉衡之可傳在所輕所罵皆當時貴要跋扈而擅專生殺之人毅然犯之雖殺身而不之懼其氣可佳耳倘見可以殺已者亦復知畏不敢侮而肆意輕侮其賤貧謹恪之親交則不足膏人斧矣

千里約言而不失期今賈客之信於會計者猶或有之若士友相約爲登堂拜親之會則無論二年前千

湘舟漫錄

卷三

三

里尅日卽比閭信宿有遺忘而不踐者矣宜乎范巨卿信義之名著於千古然張元伯與巨卿知己交也其死生之際赴期不爽信義敦篤者猶或能之至若陳平子與巨卿生未相識但欽其名瀕沒遺書以妻子相託巨卿亦感愴流涕身護其喪還臨湘委素書於柩上而去此延陵挂劍之風古人所難則信矣范式之名不可不傳於後也

人性中五常之德克復兼盡而無疵者謂之聖人下

此則性習少偏或難盡善亦必有一二專嗜獨到之處始可以立德成名如墨翟之仁魯連之義龔勝之禮張良之智范式之信類如此者雖未必盡合中庸而當時真實無妄之心與後世上論思齊之志自然相感而不容不著其名也若有所爲而勉強一時行一事雖偶合五者之經而意旣不誠又不能真積日久則其傳惡可必哉誠於復性者惟盡吾職所當爲一息不懈傳不傳又不屑計耳

湘舟漫錄

卷三

十四

五倫之重惟父子一倫尤關至極故孝經謂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也一自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雖唐虞禪授之大亦資於此而況於觀人取友之閒乎予少好褚遂良書每臨習之一日見唐人雜記謂其父褚亮尙在遂良乃別開一門敕嘗有賜於遂良由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讀至此遂不樂臨樞褚帖遂良乃貞觀名臣爲諫議大夫中書令時多建白高宗冊立武昭儀

又能固執不從而受貶不可謂不賢者矣且別開一門或偶以宅廣事繁騶從多取便出入又非若父子析居之真不孝者已令千載後學書之人生輕怠之念則信矣不順乎親不信乎友斷斷然也觀人取友於文章政事反不如宗黨輿論得其情耳

詩文之工雖智者之事然不仁不傳不義不傳無禮不傳無信不傳是五性之德雖可以分著其能亦必互爲其根也古今有文無行人當時或艷述而沒則泯然漸滅者豈少也哉

湘舟漫錄

卷三

七

凡作人及作文字總要能自知病處便有進步沾沾自喜者皆不欲聞過者也修心學道人必領是說作字不知用筆作詩不知興趣作文不自立機杼法律作人不存養性情風義雖加倍用力終不得出人頭地事不師古徒然辛苦有味語也

或問南俗有譏人作事孟浪爲笋氣者其義奚取予荅曰曾無成竹

吾靖安神祠最夥而見收於廣輿記者惟昭靈一祠  
昭靈祠屈原廟也夫原特周時南楚一孤臣耳生不  
見容於宗國又愚忠不忍忘君遭讒放逐憤鬱沉湘  
而溺死當其死時諸讒諂而富貴者未嘗不笑原之  
癡負才虛生不識時務不知取悅其君固榮寵而橫  
罹疎謫死雖寃亦徒死耳孰知楚祀絕而原廟興浸  
假而至於二千年後吾靖安山僻小邑亦俎豆而尸  
祝之以是知吳楚越粵之所建昭靈侯廟不勝數也

湘舟漫錄

卷三

六

大江以南諸澤國凡午節必有龍舟旣皆知爲弔屈  
原至端午綵絲角黍之供則周秦以來徧天下傳爲  
故事猗猗盛哉古忠臣烈士之沒身清流者亦不少  
矣而至今弔祭相沿成令節則終天萬古獨知有屈  
原死期死而若此亦誰不樂其死者雖然有意好名  
而求死則其死傳亦不久惟生前祇求自盡其憂國  
愛君之誠發爲文章聲情絕妙雖放逐而不自疎至  
死不改正所謂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天下事



之歷劫不壞者愚誠而已人苦不肯愚而競尙乎智亦祇自快其身世之圖耳與天下後世之名教何涉而妄欲人之祀已也有是理哉功在天下者受天下之奉功在綱常名教者受後世之享原之廟宜其多宜其久也歲乙未吾年十七自高昌萬里還至靖安值午節隨父兄出觀競渡於金沙之洲初聞弄舟人歌大夫何在一語曼聲感聽作詩云雙溪潺湲自東流羣觀競渡雙龍舟鏡鼓淵淵權歌起十八蘭橈齊

湘舟漫錄

卷三

七

拍水中有一人呼大夫汨羅江遠忠魂孤楚王圍寢但荆棘楚人猶弔屈三閭撫長劍神如電金銅玉石何從辨寵時忠愛棄時疎誰能到死心無變大夫今日誠何在大夫今日誠如在芝蘭作佩芙蓉裳知君志在簪纓外世人皆濁君獨清世人皆醉君獨醒世人皆死君獨生至今二千四百歲舟師尙解呼君名詩雖初學其弔古之志則已悲矣辛未中和節泊舟

於衡陽湘水之湄追憶并錄

序

余以庚午九秋爲南嶽之遊因而之桂林永福視從甥詹堅堅與我甚相好也明年二月復由八桂浮三湘歸至於家凡費日百有五十得詩亦百有五十老妻言昌黎韓公嘗謂湘南江山勝於驂鸞仙去余兩得遊殊羨甚遂題其稿爲百五驂鸞之集所以志也同遊者龔漚舸斌漚舸以受湘南講席聘未同歸云嘉慶辛未春社日天香居士舒夢蘭自識

序

天香夫子登南嶽遂來視堅堅遣人迎於桂林則方與松甫先生論交聯吟文酒無閒留匝月始至永福偶題廳事壁有狴犴常生草牛羊不避人之句逼肖此邑竊謂自有永福來方寫照也堅爲夫子甥苦無佳句似其舅而吾友漚舸則性行反能肖夫子爰輯所和驂鸞詩編之集後同人梓焉吾舅歸途又得湘舟漫錄三卷松甫先生嘆味之殆亦諸名士樂觀者歟受業甥詹堅謹序

靖安舒夢蘭白香著

安義詹 堅樸園

南昌龔 鉞 滙舸 校梓

出遊

忽聞滙舸欲浮湘  
籬落花間便束裝  
乘興只裁三尺錦  
遠遊同製一詩囊  
千秋敢望賢人業  
五嶽應憐我輩狂  
高坐芙蓉見南斗  
洞庭煙水暮蒼蒼

登舟夜留別莊翁

驂鸞集

卷一

一

老友獨相送暮江深  
復深閒雲無定向  
遠水帶歸心別酒不  
成醉秋聲已到碁  
感懷南浦月憔悴  
出楓林戲答老妻兼  
寄姪長德建侯

斷檣殘帆送客行  
此身原比白鷗輕  
時將嫁女遊南嶽  
我更高於向子平

三女旗馥今冬歸  
發源程兆磨也

豐城夜泊贈滙舸

買棹看秋色澄江入  
夜深潛虬應在水  
高鳥亦投林  
劍氣空南北  
燈光聚古今  
莫教文字障遮斷  
出塵心

過樟樹鎮

化梭亭畔水應許到龍堂  
滾渚一鷗白秋林萬藥香  
人心本恬澹俗病乃膏肓  
試訪蕭娘墓峯青橘柚黃  
舟夜

避俗聊爲別看山可當歸  
燈花喜人聚霜葉效蟬飛  
活水鳴幽澗遙嵐拱少微  
漫充南嶽隱須採北山薇  
宿臨江聞雁

倦客先鷗睡  
孳音入夜稀  
泊舟灘石背  
應是釣人磯

驂鸞集

卷一

二

被冷知霜重酒醒聞雁歸  
數行天末字珍重莫教違  
偶同漚舸入新喻  
縣城有懷惲子居明府

城池依水竹村落好林巒  
此地曾爲宰伊人合在山  
暮蟬哀落葉斜日警衰顏  
我最憐潘岳愁多鬢已斑  
曉發分宜

蓬隙披衣望曉寒  
秋更清石梁能濟物  
猶有故鄉名

過袁州

落水荒江日下遲  
浮香樓外竹差差  
重陽我在滕王

閣猶想昌黎作記時

宜陽晚眺

彭雲垂釣處知是詔君巖身世果能達聲名定不凡  
山城落斜照歸翼帶高帆我亦百無事閒情未暇芟  
蘆溪山市見人肩數十鸚鵡作一架奮飛不得  
聲情可憐爲賦詩

莫作能言鳥人前得罪多黨援徒自困羈旅奈愁何  
遠舉鴻難弋工諛鵲免羅文章真負爾機械且由佗

驂鸞集

卷一

三

代簡寄西橋姊丈

荻蘆溪上雨濛濛鎮日懷人倚釣篷尺半鯉魚空有  
意報書傳不到湘中

周子監稅碑

去蘆溪數里道旁立豐碑大書深刻云周濂溪夫  
子監稅處予爲之下輿敬觀徘徊感歎賦小詩題  
碑陰焉

先生尙監稅况乃重儒時不受外家廕應無此地碑

職原因道重山貴勒名遲我但爲頑石鐫磨總莫施  
過蘆溪山

蜿蜒一山六十里鎮日行人動如蟻擔頭挑盡海山  
春多爲浮生六根起色聲香味衆所食物力雖竭心  
無慙須知富貴徒增慾藜藿糟糠味獨甘

宿萍鄉

茆店終宵月盤輿復此鄉林嵐通鳥道閭闔列蜂房  
水驛連吳蜀雷封湖漢唐獨憐萍上實愁殺楚昭王

驂鸞集

卷一

四

次湘東

哽咽湘東水淒涼楚客船日斜烏榜外秋盡白雲邊  
浣女多垂鬢疎楊也帶蟬暮砧寒更急歸雁已吳天  
過醴陵

十里江亭日又斜年時曾此泊歸槎雲屏夜飲笙歌  
散悵悵簾櫳薄命花

珠亭夜泊

竹樹騷騷夜湘波澹澹秋更無花照眼祇有客維舟

蘆雁不辭水酒人多在樓屈潭應未遠空倚暮雲愁

舟中櫛沐

衰鬢如黃葉深秋落更多疎慵從我慣輕脆奈伊何  
涉世船中客浮名水上波出遊忘近遠隨地築行窩

望嶽

湘流九曲望衡山面面芙蓉簇黛鬢名士固宜鍾屈  
宋畫師誰與覓荆關黃花漲遠千帆過碧落峯高一  
雁還欲向星沙煉雲母好傾南斗鑄童顏

驂鸞集

卷一

五

舟中曉起入南嶽

茅屋雞聲遠蓬窻客夢回曉星猶未落宿霧幾時開  
旣蠟遊山屐宜登望日臺扶桑新霽色葱翠自東來

南嶽道中

尋山獨起早冒暗已朝食菰蓬泊溪南籃輿度嶺北  
曲徑何逶迤層崖屢登陟有時落平疇頗慮田塍仄  
枯巖盤鳥道下顧險不測山家亦將飯峭壁炊煙直  
鷄犬無競心松杉猶古色是皆葛天民與日相作息

生男學耕稼生女學蠶織世世不饑寒何心慕樂國  
慚予卜居志十載無一得空憶武陵源迢迢安可卽  
由蓮子洞度松崖

假寐肩輿上溪聲最可聽石橋連水碓花塢隔茆亭  
淺草凝霜白長松引路青西峯迎曉日南嶽倍精靈  
南嶽廟題壁

衆山如凡民五嶽如高賢形骸亦相類志氣通於天  
根柢極深厚中立無欹偏人苟不自畫直造朱霞顛

驂鸞集

卷一

六

古帝獨登封命意非徒然

其二

吾今至南嶽初望覺山小卽之甚寬厚中有凌雲道  
高峻則難登靈變則傷巧人情本閑靜入世乃紛擾  
何緣居絕頂餐霞種瑤草緊彼桂林峯反似蓬萊島

其三

我昔遊匡廬必到五老峯良由太孤峭欲絕行人蹤  
所以古豪士往往褰衣從直與罡風會一蕩雲海胸



西廬信竒特南岳殊中庸舜禹既封禪斯爲衆山宗  
其四

南嶽亦稱帝隱然如尉佗越山似錢鏐吳山似夫差  
各各霸一方乘時作風波巨廬似靖節戟眉似東坡  
清名聊自娛不受嵩恒訶

其五

岳廟極崇奐俯臨衆山低我來一瞻眺志與天柱齊  
朱楹列九進丹樓闢重閨秋禋日萬人香烟貫虹霓

驂鸞集

卷一

七

危峯七十二一一勞攀躋從來喜事賢所至皆留題  
讀之眼欲昏記之心轉迷不如不識字反得青雲梯  
其六

昌黎昔來遊欲登望日臺先時亦陰晦默禱雲方開  
我初擇今旦昨晚猶風霾舟師幸其阻老僕生疑猜  
詎知終日晴得暢思齊懷神前再三拜感謝真無涯  
其七

五嶽四河北東南惟此嶽是以名獨尊巍巍似先覺

李杜各題句朱張曾講學七祖懷讓師住此傳衣鉢  
仙姑王妙想亦駕朱陵鶴名山豈不貴世味豈不薄  
何幸絕塵緣永踐諸賢約

其八

長源亦仙才少作東宮友肅宗果相信何須避讒口  
歸隱衡廬下好種先生柳如何代德閒乃試經綸手  
不仕固無義苟祿亦顏厚晚始判觀察吾心竊蒙垢  
耕莘與築巖釋未卽大受三朝國士知反落廷臣後

驂鸞集

卷一

八

何如老是山抱膝看南斗

其九

懶殘弄狡獪嬉遊祕密藏玩世作風魔偶露前知狀  
能食糞中芋方能作時相君看大歷後何似開元上  
幸有康濟心不失蒼生望三公視五嶽豈必矜高尚  
志氣苟卑柔功名卽魔障

其十

李靖獻西嶽書辭大不恭後人重其名集字雕崇墉

負氣若乳虎乃心非臥龍彼臥不欲起此猶卜遭逢  
與爲隋季將寧作羲皇農我來百無求但欲訪赤松  
陰霖頓開霽殿閣金重重旭日耀丹崖爛漫千芙蓉  
玉皇閣題壁  
檢點青詞和彩鸞步虛聲小竹平安通靈醮滿香烟  
聚宿衛星高劍履寒萬壑有情朝玉闕十洲無事瀆  
金鑾仙家富貴人間樂只欠擎霄露一盤

磨鏡臺二十二韻

驂鸞集

卷一

九

磨磚作鏡固不能磚鏡不須分愛憎利根鈍根兩無  
礙用志不紛神乃疑五葉一花都結果作佛豈是叅  
禪僧吾師得鉢住南嶽一語妙義該三乘江西馬祖  
善知識本如大鯤將化鵬聞言一笑下禪榻夢已覺  
時呼卽磨翻江倒海捉明月到手仍是菩提燈卽心  
卽佛佛無我非心非佛心難憑人天小果欠真實死  
生大事誰擔承粉碎空中露圓相見之立地同飛昇  
我心似磚亦似鏡頑塵幻影滅復興漫誇才智比滄

海管教業障逾邱陵六道輪迴似車軸七情糾結同  
麻繩欲求解脫那得脫如鳥在筈魚在罾識浪何嘗  
有涯涘滔滔逐臭同癡蠅食報終須由宿業巧難趨  
避勤難增當頭磨此慧中劍一力斬斷相思藤九面  
衡山湘作鏡壓肩灌頂吾能勝畢竟磨磚亦多事嚴  
寒滴水皆成冰李唐迄茲滿千歲八祖悟後今誰曾  
天雨曼陀下南嶽高臺一望春層層

七祖塔

驂鸞集

卷一

十

菩提心德普人天舍利仍開造福田往劫傳衣今禮  
塔三生彈指一千年

南嶽魏夫人黃庭觀

黃庭真誥歷仙曹觀起名山鎮六菴瑤草春深雙鶴  
睡碧虛風定一松高靈飛讀罷朝金母妙想歸來薦  
玉桃敢與夫人弔湘月二妃陵寢竹蕭騷

懊儂百韻

生小同名玉相聞已暗憐泛槎來弱水流寓近于闐

縹瓦輝金星瑤甍隱畫椽舍南神女閣池北子雲廬  
記換桃符日閒看竹馬年一堂曾拜母兩美恰齊肩  
桂戚均王謝門楣埒實田風流希晉宋吐屬總幽燕  
絕塞雲連幕深閨雪映氈鳴鑪烘獸炭花貌擁貂蟬  
齟齬驕孫壽揚蛾妬麗娟藐姑真紉綽飛燕亦褊褊  
髮重皆垂鬢頤豐不露顴玉塵香寸寸朱烏帛淺淺  
止水清難繪遙岑秀可鐫凝脂蒙越練新笋束吳縣  
蟻傾鵝肪膩櫻唇鶴頂鮮髻鬆疑墮馬裙縐欲留仙

驂鸞集

卷一

七

意結安仁果心胎淨域蓮綠茵暗闔草華燭夜攤錢  
爲煉芙蓉粉頻燒石髓鉛燃燈銷蠟鳳鏤綵製風鳶  
罷繡談彌韻躑吟性所便茱萸朝賦鏡玳瑁晚開筵  
珥墮琴書畔觴飛壺闈前屨廊春寂寂簷溜暮濺濺  
蘭菹洵同臭娥英愈慕羶豔情滋慧業幽恨託芳荃  
魏后將遺枕陳王定感甄對研潘谷墨分擘薛濤箋  
脫口珠成串拈毫璧盡聯寫生臨孟頫摹帖做僧虔  
咏絮徒矜博知音詎足賢也曾聆樂妙隨意撥鴟絃

雁柱聲聲合鶯喉壓壓圓暗香聞荳蔻餘暖摸鞦韆  
偶詣摩尼寺偕叅默悟禪翠圍金犢憶爐焚鷓鴣煎  
欸段桃花騎輕明杏葉羈六鈞誰共挽七札我能穿  
射雉邀雙笑追風僅一鞭崔徽誇驥駿蘇蕙喜秋妍  
密網煩蛛織疎帷待月寒瓜梨木豆棗栗瑞筠籟  
乞巧針三口思歸路十千蟾蜍雖易缺蜥蜴了無愆  
福命偏居後才情合讓先伴啼僧朗旭交衽卜靈筭  
衣鉢拋迦葉丹符誑僮仝謝莊仍落拓秦淑倍屯道

驂鸞集

卷一

三

弱質彌增感沉思豈易蠲唾凝紅藥砌羅印碧苔甌  
骨漸花枝瘦心逾舍利堅劃堦迴日馭扶婢數星躔  
良劑空盈盞香餉不下咽崆峒疇敢鑿渤澥竟難填  
淚已成湘竹魂應作杜鵑凌波風嫋嫋烟柳態蹣蹣  
午夜來芸館澄霄落鳳翮玦貽清暑玉瓊報辟寒銅  
握手腸堪斷持巾笑復媯謂當諧靜好寧貴結塵緣  
子夜誠無變庚申守必專盍歸三島苑休上五湖船  
鸚鵡宜皈佛鴛鴦且避鷓可擘期後會珍重約喬遷

烏鵲方南遶仙輿始右還孰知蟬已蛻只道病都痊  
龍女原通法媧皇善補天離魂非偶爾當日最悽然  
遮莫疑爲夢分明坐未眠臺高銅雀立秋老玉繩懸  
倚檻悲孫楚登樓祖仲宣短襟情鬱鬱長路草芊芊  
想像經通谷懷憂濟洛川背人歌薤露剪紙弔靈阡  
職是甘愁病胡能釋忿悁岐軒醫閤閱鍼灸藥蹄筌  
石闕生唇內銜碑在口邊瑤池宮窈窕牛渚浪漪漣  
雉尾裝車蓋魚鬚飾旆旃封姨排鶴駕花氣雜龍涎

驂鸞集

卷一

三

下士惡從到高眞信達權楚山青未了吳岫黛相連  
障礙憑伊掃根塵稍自湔寢堂人沸沸官閣鼓淵淵  
旣覺身非蝶方驚事太玄寐時蟾尙滿醒夕月重弦  
敢謂幽明錄胥爲寄託編石簪磨已折瓶綆汲猶牽  
蜜熟蜂衙散衡高雁陣旋別離神惘惘徒倚致翩翩  
錦瑟魂難返青禽信復傳黃鐘纔應律紫玉又成烟  
痛惜珠雙隕深慚瓦獨全昔迷三里霧今隔九重泉  
宿草終千劫癡霓亘八埏曷嘗如李靖眞個似張騫

涉世羞彈鋏浮湘樂扣舷有誰哀屈宋聊賦懊儂篇

桂陽河口

桂水東來味獨甘每因靈壽憶蘇耽  
匡廬杖得天池竹我與仙人共一龕

山村

山村作優戲婦子各傾倒韶護享爰居翻令鳥煩惱  
漢皇并六合不能徵四皓小儒得高第便已輕師保  
良由器識卑何日得聞道耳目不外鶩聲色等枯草

驂鸞集

卷一

齒

養氣如洪河萬古春浩浩乘槎入銀漢飽噉安期棗

舟次答漚舸

吾儕無學術人道愈艱難器大識方遠雲高蔭必寬  
情深堪作雨浪急恐成灘何似迴瀾處偷閒把釣竿

泊祁陽縣

斜日波光堞上浮檣烏飛過曝衣樓纖纖綺幔圍山  
色處處碁聲動客愁潘鬢漸隨秋葉落湘帆爭向暮  
雲收渡香橋與浯溪近我欲題詩謁道州



灘上語漚舸

人心若江水悠悠日東向一爲風所激處處興波浪  
是豈水之性風息浪何往可悟貪嗔癡逐念皆魔障  
小智輒自喜大儒無我相請看灘下舟爭先孰肯讓  
大扁獨落後中船亦惆悵區區諸舴舨已在青雲上  
舟次寄家姪凝之慎符及從孫恭裕恭襲

聰明如水銀得孔無不入惟其無不入是以百憂集  
遇事必營營私心恒悒悒有涯隨無涯徒勞那能及

驂鸞集

卷一

五

鼻息一朝斷但有妻兒泣聰明不學道易如水就濕  
寧有向上心貪瞋日不給從古大豪傑得善彌固執  
須先制此心有若驪龍蟄任公不能釣劉累不能繫  
風波帖帖碧湫寒一口西江臥中吸

寄建侯六姪

濁水生魚分外肥清流人採北山薇從知造物多公  
道千歲桃花結子稀

靖安舒夢蘭白香著

都昌黃有華仲實  
崇仁曹虎拜嘯松  
校梓

永州懷古

奇峯插天無媚色唐宋諸賢屢遷謫瀟湘樓下萬烟  
稠那是清風漫郎宅粲粲孰如元道州春陵有疾偏  
能瘳磨崖不朽涪溪頌魯公大字懸銀鈎文章又得  
柳司馬一縷明河筆端瀉愚溪鉅石潺湲到今誰

驂鸞集

卷二

一

是知音者中條隱人真丈夫不因職貢求侏儒羣玉

山頭試延望家家愛子呼陽侯

古韻  
叶胡

萊公魏公兩人

傑流香谷暖忠腸熱九疑山自永陵高芙蓉別館生

秋月茂叔反以廕得官中天理學生孤寒所以邵程

輕甲第單微一綫聯儒冠南遷旣謫楊萬里泚泚清

詩若瀟水獨持半刺張公堂白首甘心稱弟子思范

堂前鏡石明愛蓮池水清復清巖中斑竹已多淚渡

口香橋空復情包茅可貢蛇可殺石燕應巢懷素塔

却憐何氏有仙姑好向丹崖來挂搭

湘口

我自衡山來灘灘汨流急雁聲常在水雲過衣衫濕  
撐船入湘口人在鏡中立沈沈古潭下定有寒蛟蟄  
遠漲白於沙危嵐翠堪拾頻摩竹根杖倒著松花笠  
揮手欲凌霄浮邱相對揖

眉頭灣

一灣何事像眉頭果有遙峯伴客愁此夜懷人通不

驂鸞集

卷二

二

寐灘聲都向故鄉流

全州感舊

漱玉巖前日又西越王城畔鷓鴣啼安輿我侍雙親  
過爛漫飛花趁馬蹄

湘源二妃廟

二妃才識絕仙寰帝女同心降一鰥琴案百年應白  
首玉祠千古尙紅顏湘蘭爲寫眉間綠鳳竹猶生淚  
後斑悵望蒼梧雲似海杜鵑聲裡萬重山

唐家司後山奇石

秀穴竒峯沒草萊惜儂衫窄不堪懷多情倘遇襄陽  
老管許移歸寶晉齋

入興安陡河

船來須水送船去須水迎兩水不相接一船終日橫  
陡夫猶德色官水作人情笑問河陽宰聲名若箇清

馬頭山

七十二溪灣灣見此山玉簪初上髻瑤笥不能班

驂鸞集

卷二

三

獨立風塵裏居人耳目間幾多征戍士馬首拂刀鏃

舟中望桂林山城

環山築城山絕竒城邊一水清漪漪舟中有人向山  
笑倏已身到蓬萊池靈巖秀峯重復重碧玉削出千  
芙蓉造化胡爲弄斯巧使我罷睡來追從兒時過此  
已知愛有如舊書須誦背典衣温得桂林山強似胸  
中添累塊

獨秀峯題石

靈鷲飛來石浮圖象獨全孤高能拔地森秀欲參天  
萬井烟同直中衢月對圓餘峯皆護法羅立化城邊  
顏延年讀書巖

石室藏書未必牢何如飲酒讀離騷七賢不取山王  
輩可證先生器識高

伯夷叔齊廟 有引

夷齊廟在桂林城北鍊佛寺之東衢鑄比肩二像  
笑鬚眉袞冕執圭若王者南面而坐意蓋取孟子

驂鸞集

卷二

四

得國而君可王天下之義然左个配以關帝而右  
个配以財神則殊覺祀非其倫得毋疑世俗畏威  
好利必配以能作威福之神斯二聖之廟食庶幾  
可久作備者其始有陽秋之意乎余偶同漚舸訪  
鍊佛後巖之洞過祠下遂同入謁因憶自廬山歸  
時一夕忽夢古衣冠丈夫神宇秀發擎松華之蓋  
謂是伯夷指開先顧予言曰瀑泉水宜少飲性與  
蟹同似寒而實熱子其志之予聳然敬諾而拜既

覺歎異曾筆寄于漚舸今始展謁清風頓悟前夢  
附釋於題壁詩中誌弗諉也

桂山清徹骨桂水清見髓亘古絕纖埃神似兩君子  
是以桂林賢鑄象崇禋祀廉頑而立懦功德疇堪比  
生平服公義具瞻心獨喜肅謁廟堂下真如親杖履  
憶昔夢中見鬚眉正如此溫顏獨誨我少飲瀑泉水  
瀑泉益聲勢貪泉損廉恥兩泉俱不飲始是真高士

伏波巖題石

驂鸞集

卷二

五

雲臺何必署公衙薏苡無防獨受讒事有不平功益  
著飛鳶猶繞伏波巖

游隱山六洞

巉巖一山環六洞海蜃爲樓雲作棟鬼工雕出玉瓊  
瓏不許羅浮重入夢朝陽恰是紫極宮連琳碧宇將  
毋同來遊我在冰霜後八桂烟嵐一嘯空

疊綵巖風洞

縹石真疑綵疊成晚霞如綺擘春城樓臺幾處驚鴻

影巖壑應聞按拍聲  
白下東山無此勝  
武林西竺亦虛名  
湘南信有驂鸞路  
我欲乘風上八瀛

和答李松甫先生見贈之作

全憑眞意作眞詩  
高格於翁僅見之  
入夢關河愁隔面  
到門筇屐慰相思  
山中隱相推貞白  
畫裡竒峯屬大癡  
我欲聯吟破岑寂  
雪江歸棹不妨遲

附錄元唱

長至月十八日  
喜白香山先生見訪

松甫

李秉禮

一編曾讀和陶詩  
晤面無因夢見之  
何意遠勞千

驂鸞集

卷二

六

里訪相看頓慰十年思  
興來妙語驚人倒老去  
耽吟笑我癡難得天涯  
共尊酒半窻斜月漏遲遲

飲次述懷疊前韻

漫漫秋漲好尋詩  
一棹無心任所之  
望嶽襟懷誰共賞  
此江名字恰相思  
桂林有相思江  
連連鷄黍難爲報  
瑣瑣商童漸覺癡  
愧感丈人眞且厚  
肯將農圃教樊遲

將之永福縣再疊前韻

一杯清酒一篇詩  
我與先生共樂之  
適意無如從所

好看山隨處繫人思南征薏苡猶招謗韋廬正對伏波巖北

海疎狂未必癡惆悵浹旬將小別尋春相約莫教遲

次韻酬松甫先生

我正披裘負暄臥簷前一陣寒香過只道梅花驛使

來詩翁折簡徵清課七寶青蓮作化身才華學養精

且醇灘江十日五同醉高義何須讓古人

附元韻

小詩奉贈白香山先生

韋廬

李秉禮

叔子恬然愛高臥晝掩雙扉無客過堆床塞座書

驂鸞集

卷二

七

縱橫夜起挑燈還自課十年著作富等身太羹玄

酒何其醇平生雅慕陶彭澤亦是羲皇以上人

故鏡詩

并序

余年未弱冠待父母就養於兄慶遠署太守何公

炳自都還郡贈玻璃鏡二其一始拜受卽隕於地

而碎之今行篋此鏡亦其一也舟車南北三十年

所照山河人物半天下而完美如故何異孿生二

子一天一壽且康強逢吉者哉庚午冬重至粵西



睹物懷舊爲賦詩一篇

此鏡見吾年少日一株玉樹當春立此鏡見吾侍雙  
親華筵綵服相鮮新不虞始壯卽永感從此鏡中無  
笑臉天邊有月自初三不見蛾眉向儂展人生只有  
親堪慕白楊總是傷心樹但思長睡畢餘齡縱有童  
顏何必駐鏡本無心曾不老人生憂喜唯心造與其  
貂錦娛僕妾何似鶉衣奉親好鏡能見我髮全白我  
但長愁子孫悅今我何如故我真癡心更比初心拙

驂鸞集

卷二

八

鏡能鑑面不鑑心相交雖久非知音然吾此鏡實堪  
寶見吾三世抽冠簪鏡兮鏡兮莫相欺吾生醜態君  
必知倘能顯切攻吾過庶有桑榆進德時

宿蘇橋驛

相思江上草離離破驛寒燈獨咏時却憶湘春樓外  
月社鷓聲滿二妃祠

橫塘驛感舊寄家兄駿亭先生

蘇橋南去是橫塘回首青春鬢欲霜記得兄扶靈壽

杖鳳巢山下看鴛鴦

其二

奉母曾遊百壽巖  
嬉春樓閣燕呢喃  
一雙兄弟騎驕馬  
九朶靈芝繡作衫

寄內

八桂竒峯玉筍排  
爲儂多寄踏青鞋  
明年攜得春歸去  
不枉同心質燕釵

其二

驂鸞集

卷二

九

老嬾何堪復賃春  
勞君廡下事梁鴻  
洞天此地知多少  
儘可全家作寓公

初至永福題詹甥樸園廳事壁

萬峯環小邑  
民樂宰官貧  
狴犴常生草  
牛羊不避人  
玉蔬霜後綠  
溪柳臘前春  
鳳鳥曾雙至  
風高俗易淳

其二

此邑栽花令吾家  
從姊甥出身同進士  
嗜學老書生  
比戶催科拙  
看山得句清  
迂疎良似舅  
辛苦不求名

附和作奉和家舅父天香

夫子見示二首

受業

詹堅

一官徒自縛五斗莫辭貧面目聊存我才能合讓  
人雪盈潘岳鬢花慕洛陽春幸喜高軒過羣瞻德  
範淳

傲骨師仙骨天涯兩舅甥烟霞非石隱胞與切蒼  
生竹帛情雖重尊鱸味本清何年蓑與笠談笑釋  
浮名

得劉星槎司馬京口書却寄

驂鸞集

卷二

十

使君昔過我日昃尙酣睡呼之襲裘出未及看名刺  
相視已莫逆接談愈心醉不必審官閣懸知是循吏  
淮海多勝流家聲擅風義志行踵前哲文章擢高第  
名公盡推服君子但謙畏於我獨嗜痴論交寓深意  
司馬見寄有非常寶氣橫秋水無敵文思倚暮雲之句彌愧感也贈行三尺劍惜別  
數行淚八口倘無饑一官原可棄其如居澤國耕稼  
良不易未妨重出山何損烟霞志

和答帥師馮外甥題拙集三首

眼底浮雲一笑空蒼霖徒自惜殘虹才六莫便歸廝  
養忍使邯鄲唱惱公

其二

超此閒身學散仙飛昇當在老夫前南榮一枕羲皇  
夢管汝詩名五百年

其三

策蹇搜吟漸覺難吾甥三十已登壇鳳巢山下龍溪  
長謂樸畱得詩人作幕官

驂鸞集

卷二

七

附原作

敬題白香  
舅父大集

帥蘭生

大名遍走海天空筆瀉長江氣貫虹舉世才人心  
盡死一時隆禮重王公

不為菩薩便詩仙只合低頭拜座前一様長吟甥  
獨拙勞勞也自到中年

虞卿豈畏著書難領袖文章合築壇可許執鞭心  
亦慰永隨門下作衙官

小除日題永福詹甥署齋

風聲驚夢覺木葉滿床飛冷暑無長物高齋不掩扉  
蹉跎年易暮迂嬾事多違戲把梅花笑清寒似汝稀  
小歲夜同漚舸師馮樸園小飲

遠客憐君瘦閒遊笑我狂官厨能澹泊杯酒共淒涼  
剪燭聽殘漏哦詩憶故鄉何如志温飽同井課農桑  
樸園廿五日出迎方伯郡邑長又多來會予反

代樸園應客戲柬樸園

我來方信宿郵傳屢經過月爲勞人缺星如節使多

驂鸞集

卷二

七

宦途原曲折驢背且蹉跎敢自求安樂堯夫幸有窩

除前夕聽雨有感與漚舸叙別

風雨蕭森逼歲除紙窓燈燼嬾窺書班班帝典空陳  
迹耿耿心光接太初且幸生涯圍蠹簡莫嫌歸夢繞  
匡廬新春我泛瀟湘棹欲訪君山更卜居

和萬松門見贈

洞天雲臥碧苔衣乳鳳巢邊朔雁飛我泝三湘遊八  
桂却來永福迓春歸

和答帥師馮惜別

相依坐寒夜刻漏與愁深和汝題襟句傷吾賦別心  
剪燈揩倦目擁鼻事長吟自笑鶯求友殊慙鶴在陰

其二

有甥能學舅相勗在千秋月旦宗三代風騷第一流  
名山聊自壽客路枉多愁莫悵歸帆杳須憐往事悠  
永福至桂林輿中漫與寄樸園

龍沙歸思涓陽情目送千巖赴永寧一自板輿山下

驂鸞集

卷二

三

過迢迢三十二年青

家兄牧永寧奉  
二親曾過永福

其二

伏龍溪枕鳳凰巢竹影松聲伴寂寥却爲新春來永  
福上旬燈鼓達元宵

其三

好山森立玉芙蓉絕似高人尙瘦筇晚飯一盤青竹  
筍笑余吞却許多峯

其四

碧油如洗黑貂寒，身在蘇橋細雨間。  
行過五塘烏石舖，輿前都是米家山。

其五

兩行松蓋鬱亭亭，過眼奇峯萬个青。  
我在四人肩上睡，舉頭常悔不長醒。

其六

籃輿春倦覺途長，八桂山稠暮靄蒼。  
撲面梨花香又冷，已隨風雨到沙塘。

驂鸞集

卷二

西

旅夜立春

漏聲寒欲盡，山郭已春來。  
疎雨不成雪，暗香先到梅。  
道心窮始固，雲路霽時開。  
好泛瀟湘去，撐船入鏡臺。

寄舍姪位三

千言難寫別時情，呵手題詩又不成。  
慎默持躬謙接物，汝當師事樸園兄。

寄帥甥師馮

綵衣華鬢帥馮郎，冷笑清吟不礙狂。  
貧到一生無尺

錦白麻麤布作詩囊

却寄胡瑞亭甥聲

瑞郎飲我衡陽酒七寶辛盤薦菘韭官梅偷得頰邊紅却向天涯屢回首絲蘿情緒本相親况復同爲悵別人臨岐奉報無多語勉附松筠作好春

樸園一字松筠

立春日還至桂林別韋廬太僕

恰好隨春至相思已隔年賦詩梅樹下分袂晚風前老輩交情重名山意味偏悵懷南浦月歸路各三千

驂鸞集

卷二

五

其二

有誰知李郭無意識張金萬事不掛眼幾人同此心雪消三徑滑門掩七松深

翁自號七松老人

夜雨他年夢蕭

騷八桂林

韋廬丈以迎撫寧不得重別殊悵惜清流名士

處境之艱爲賦此

青蓮居士人中龍反欲一見韓朝宗莫將詞賦傲金紫須知楚漢輕黃農忽忽未和樽前句惘惘同看郭



外峯沒世重名生重爵吾儕何去復何從

影語爲王子樂林作

寒宵虛度梅花月袖手遙芳不堪擷撥爐龍腦欲生  
雲撼壁霜風未成雪人閒何處不酣睡漏引蟾蜍向  
空咽莫疑銀漢水潺湲祇見金釭燄明滅先生默然  
顧影笑我幸對君無愧色可曾累汝炎中趨可曾累  
汝腰頗折夏畦之閒百怪聚壘斷之旁萬脅結可曾  
上書干執政歷亂火城紛蹙蹙日高相伴兀然起燈

廖鸞集

卷二

去

她何嘗遽言別周旋到我良迂疎冷澹如君信孤潔  
百年已半未全老一事無成真大拙終南捷徑行不  
由世襲青氈坐成鐵王公倒舄特偶爾寵辱難驚亦  
竒絕保身差許學庸惰踐形豈謂非明哲我縱饑寒  
影詎羞影縱飛騰我寧悅何似梅花月下不相離緩  
步追蹤陶靖節

靖安舒夢蘭白香著

姪孫恭

裕容甫  
襲嗣美 校梓

睡草

一名醉草 醒之則酣睡  
不醒仙草也 出桂林

睡名蓋世夜不眠  
滴酒不嘗稱醉仙  
人間怪事每如此  
王衍室中無一錢  
此土相傳生睡草  
握之濃睡不知曉  
居平最苦是長醒  
醉睡鄉中少煩惱  
我欲睡草為茵糟  
作枕八桂林邊伴  
花寢

驂鸞集

卷三

一

相思江

并引

灘江下數里為相思江  
蓋古今送別處也  
灘水自湘源分流入桂  
不復合義取諸離  
故遂名相思江耳  
效土歌作小詩五首

相思江畔草偏到  
別時青目斷迢迢  
水蘭橈不肯停

其二

郎住湘江南  
儂住灘江北  
江江碧玉波  
盡作淒涼色

其三

灘水別瀟湘孤行更不雙  
相思明月夜流到綠珠江  
其四

溶溶千頃翠似汝蕉衫  
淚展得綠波心相思好名字  
其五

柳色偷江色郎心似妾心  
相思幾千歲盤古到而今

和答黃小谷

并序

小谷靈川人其父祖皆登甲科祖爲武進令最有  
善政民稱之小谷少孤貧其母夫人自教之涉獵

騷鸞集

卷三

二

書史而不事科舉之學蓋知廉吏不可爲不廉吏  
更不可爲故不欲子之貴耳比見其母詩集中有  
種樹十年心之句殆深知務本者歟小谷旣長好  
遊覽名山勝地訪求遺逸故嘗之吳越之秦之晉  
之齊魯趙燕薊通都之間所至輒聞有稱及舒白  
香者遂妄擬不肖爲畸人高流戊午庚申過南昌  
尋訪至再皆不值頃聞予來遊桂林小谷肅衣冠  
投刺旅邸遇漚舸於門揖之曰君莫非龔季子乎

漚舸問故則得之王樂林也小谷好爲古樂府頗  
有才調論史諸文亦閒有新穎之識惜用心不精  
少師資耳小谷坐是師事我固辭不當無已則教  
以謹身節用勤力養母終天年而於其所問天人  
性命數理之奧皆姑置不與講也小谷憮然爲閒  
自疚其窮大失居欲身牧豕妻任春以供子職子  
始欣然和其詩并叙其交際如此

獨秀峯頭望中天一少微光芒聊自衛躔度莫相違

膠鸞集

卷三

三

隱行培心德虛名伏禍機未宜嘲燕雀鴻鵠枉高飛

附原韻

病鵠一首呈  
天香夫子

小谷  
黃山蘭

病鵠立魚磯垂頭氣力微游鱗誠易啄將母志多  
違橫海終舒翼營巢暫息機欲隨村舍雀低傍屋  
簷飛

元夜七星巖紀遊八首

并引

子頃自桂林登舟阻雨未發泊灘江之南翌晡龔  
漚舸重來取別遂同遊矚遊與詩皆得之倉猝中

也三天門倒插須彌山飛龍潭觀音柳皆洞中名  
物燭人莫玉隨所至而指目之者

灘江春始動蟄雷已飛聲喚起巖上雲作雨畱我行  
推篷望西山漸見斜陽傾聊復着高屐攜賓娛晚晴  
其二

行行至棲霄暴雨復來集阿香作鄉導得觀爭先入  
爰登聽月亭暗躡梯雲級我與七星官同在雨中立  
其三

驂鸞集

卷三

四

避雨陟西巖風吹路燈滅一叟籠燭至導我入巖穴  
穴既窈而深璫瓏復幽潔詎知煩惱後乃更生禪悅  
其四

燭人謂我言此是三天門重重折腰入益信天可捫  
倒插須彌山遙遙作天根誰知閭闔下有我筇屐痕  
其五

行至飛龍潭崎嶇徑彌仄足外二分垂沈沈眞叵測  
雷雨尙難入但有風相接萬古不天明燃膏亦昏黑

其六

老僕忽驚叫

謂孫貴

奔濤觸其首迫視乃鍾乳滴作觀

音柳遙看易殘燭恍若開松牖遺跋石間明翻疑見星斗

孫貴淮安人舊常爲廡仕闈司頗厭喧濁晚乃樂從吾師遊服勤甚謹其事鈇無異主人謂當敬師所愛也是夕遊棲霞貴秉燭與莫玉先導曾觸首於鍾乳間故是詩云云迨季夏得師手書則孫貴

驂鸞集

卷三

五

四月已病歿吾師厚葬之爲題墓情僧諷經且告鈇曰貴病時猶問疑之不識主人紀遊詩有貴名否鈇聞之歎謂無論何色人但有清識定蹇然難已於沒世之稱蕭穎士僕未必如孫貴有高情也用爲之補注於此秋九月廿又二日龔鈇注

其七

名山樂虛受志與崆峒齊靈秀欲生髓蜿蜒孕虹霓如穿九曲珠頓使七聖迷入骨既有竅上天豈無梯

其八

數里出北洞一月懸松顛雲雷盡何往方知別有天  
白晝旣須燈何如夜遊便僧雛反驚顧訝我爲洞仙  
遊棲霞夜歸立船頭贈別漚舸

桂林山色濃於酒醉得遊人不肯眠天旣多情春日  
閨月尤深悵別時圓甘心貧賤仍難聚肆力詩書未  
覺偏草上燭光波上動船頭分袂又今年

元夕歸舟阻風寄懷詹樸園永福

驂鸞集

卷三

六

章門同憶好元宵杯酒聯吟破寂寥遶膝兒童紛索  
笑迎門燈鼓各相邀鰲山映水成花市璧月隨春上  
柳條無故作官兼作客一聲風樹兩蕭蕭

千秋峽大風撼舟不得寐却寄漚舸

灘雷樹雨不停聲舵鼓鉦擊到明雲裡素娥膏恨  
落客中霜鬢帶愁生行纔兩舍頻回首峽也千秋溟  
得名戲把龍泉斫流水好傳新句入春城

阻風戲筆

流光急似下灘水世事艱於上閘船倘有裴航舊仙  
侶何妨畱滯一千年

其二

石尤雖妬頗多情爲阻隣舟亦不行深夜月明風漸  
息依稀猶有琵琶聲

龍頭灘坐風

昏昏隙中坐時羨客舟過風葉下成雨霜林漸改柯  
急流爭地險高鳥得天多欲假雙飛翼凌霄遣睡魔

驂鸞集

卷三

七

畫眉塘戲筆

向曉船窓好畫眉柳條羅幔綠差差郎心却似東流  
水流到灘前帝女祠

再過陡河

借得公家水居然讓我行一窻茅屋影二面擣衣聲  
山勢嶙峋直溪流曲折清人工喜疏鑿辛苦得河名

宿分水塘

兩水各趨下危檣欲上天

湘江權歌有云一灘高一尺十灘高一丈高到興安



在天上蓋楚  
粵最高處也隔峯聞犬吠擁絮伴雲眠夜久霜侵幕  
風高月滿船廣寒應未遠清夢落誰邊

柳浦

幾疊蒼煙裡依依柳萬條行人攀不住空折小蠻腰

大花塘

芳草蜨飛紅兩外畫眉人坐綠窻中須知此際通禪  
觀一偈花枝蓋面紅

其二

驂鸞集

卷三

八

簾櫳不礙青青草蜨蜨分探艷艷花獨坐船窻參妙  
諦楞嚴端的似南華

見面塘

春風才一面籬落野梅香恍憶橫塘月分明作耳瑯

衡湘道中

濃睡不知午船窻日又中怪渠行順水猶自望南風  
涉世須知足安禪可固窮能仁應有寺吾欲謁龐公

龐居士庵在衡州  
曾施作能仁寺也

衡陽春望

雉堞臨流半倚山人家多住水雲閒  
鄴湖萬頃桃花色釀作春風潑玉顏

其二

思杜亭邊草倍青桓伊山水泠泠衡湘舊是風騷境  
楚些吳歛尙可聽

雁峰寺

嶽麓堂堂寺湘波濼濼春樓臺三世佛舟楫十方人

驂鸞集

卷三

九

水驛仍斜照風旛似宿因廿年曾此過登眺已傷神

戲贈榜人

生平未相識敬我如師長凌長呵手起力蕩風中檣  
終日不辭勞勤修似吾黨誰能不舉足楚粵頻來往  
千里夢中家在君指閒掌脫非心慕利豈可輕言賞

淶口

兩溪襟帶一洲斜柳市漁村數十家近水歌聲傳玉  
筍遠峯形勢象琵琶江山欵欵將迴棹桃李青青欲

作花讀罷治安思賈誼薄雲疎雨望長沙

鍊石橋

硯池猶是瀟湘水墨瀋新題鍊石橋飛鳥不如人意  
速一帆風雨路迢迢

再過醴陵

御虛樓閣枕溪橋霧雨纖纖晝不消絕好簾櫳山色  
裏有人春倦學吹簫

其二

驂鸞集

卷三

十

臨湘東望好池臺多少垂楊別後栽二十年前三月  
暮我曾親見碧桃開

歸舟至萍鄉

又泊萍鄉縣陰晴便不同虹橋煙雨上城闕櫓聲中  
嫩柳綠溪綠天桃倚市紅故巢新燕子相對語東風

陽春曲

花朝泊袁江去年漚舸見桃葉渡江處也戲爲小

樂府遺闕

嬌鶯乳燕嬉青春清波偶現桃蕊身陰陰綠樹通斜  
門沅舸桂楫迎洛神霓旌綵旆何紛紛輕颯淺笑羅  
釵裙洞房晴日生蘭薰象床犀帖如爛銀篋篋臥  
了不聞茶荈鏡匣空埃塵翠蛾忍改當時顰琴臺渴  
鳳愁暮雲柳憚洲前生白蘋

久不食土鐵思之作詩

海濱白螺細於指象形有似彈箏甲呼之土鐵義何  
取笑渠永墮恒沙劫天生爲人作口味我最耽之過

騷鸞集

卷三

十一

羊胛桂林以北竟無此轉欲移家近茗雪若曹原住  
水晶宮幻軀頗類琉璃匣大鯤千里却無用小白一  
鱗真所乏佐酒足勝金屈卮唾地猶成玉蝴蝶食此  
應如食酥酪仍可書經貝多葉生平不釣比目魚興  
來亦射能言鴨歸舟幸已得糟蟹來時韋廬文  
贈此蟹也浪與  
酒人誇醉頰那復有錢市他味市此應堪用榆莢吳  
宮春醺百珍羅想見西施笑時靨

阻風戲筆

歸舟十日九風雨無以自娛聊作詩長年笑問此何  
樂莫似揚帆守舵時

其二

作詩必是詩未必非書癡作詩不似詩却有詩人知  
詩人之心同活雲隨風蕩颺皆成文精神反在長流  
水似有清聲不可聞

其三

石尤生性特嬌癡反妬封家十八姨去旣不前歸又

驂鸞集

卷三

三

阻會時空早別應遲芳林落照仍依水畫閣遙山恰  
在眉可憶隔年秋最好一簾紅葉看題詩

其四

中秋月倍明半夏日方烈不受九冬寒難禁三伏熱

其五

窈窕菰蓬一線春隔溪遙羨採花人漁家眷屬風流

甚只見清波不見塵

其六

學書學劍皆第一不以萬物易其翼有人問我百不知但倚孤篷坐吹笛眼中高鳥飛後飛所志不外巢與飢原來腐鼠無佳味不飽鷓鴣飽餓鷓

其七

瓊花旣隕方成觀芝草無根倍覺祥屈在生前伸在後不須華閎佐榮光

其八

悶客倚篷坐隣舟弄胡琴因念陳子昂所志非元音

膠鸞集

卷三

七

古詩風格雖不卑志氣不高空爾爲大鵬直上九萬里肯受藩籬燕雀知

其九

深夜焚香坐中心一念無對燈燒字紙須著不燒書

其十

著書卽多事不著又無事自著還自燒始合真如意

其十一

蠅營狗苟劇堪憐逐臭何如蟻草羶欲中琉球人嗜

好鄧家銅鑄沈郎錢

其十二

綠窻輕嗽怕人知  
愁在天涯恨在眉  
轉羨落花隨  
好已隨驕馬去多時

其十三

日月自遊戲人在中  
閒老根塵原假合  
一切性心造  
貪生厭世皆瞋癡  
我來暫與烏兔嬉  
要知精進非修  
福只許維摩大士知

驂鸞集

卷三

四

其十四

百日不作詩一日作  
百篇作與不作皆偶然  
若將文字千時響  
何似舟師枕舵眠

風止夜發

春水如潮夜添滿  
江星月已開船  
櫓聲搖入千家  
夢訝我尋詩到枕邊

清江

雪花吹浪打吳艫  
向曉披裘望水冠  
到眼樓臺閒松

竹早春寒雨過清江

歸舟寄漚舸

四大無端合成我五倫攸叙方成人鬚眉如戟不足  
畏胷中要可萬斛春公善在心權在手如舟濟川麴  
作酒不然我亦一常人誰肯甘心立吾後矜榮銜寵  
俱厚顏所事不比爲抱關人皆欲得我獨得豈可一  
念忘痼瘵當位則貴否則賤眼底浮雲惡可戀喪師  
失道李將軍反比衛青高一閒

驂鸞集

卷三

五

江行

船頭水面得天多一卷羲文養太和看到六爻無象  
處章江如鏡不生波

春社日還家戲呈諸友

平生私幸在無才志本迂疎老更仄衡嶽旣慙懷讓  
塔桂林虛度孔明臺名僧名士差堪弔浮利浮榮究  
可哀笑我身輕如燕子故園春社恰歸來

附佛手杖銘



右廬山詩曰西輔爲作五林其一琢其端爲佛  
手者予攜之來游桂林韋廬大業過寓齋玩不  
釋手予遂銘其端而贈之太僕因屬錢大中丞  
作小篆端竹根焉其銘云如佛之手杖之者壽  
勞注兩行此五老峯頭竹也舒白香銘

附謝杖詩

白香先生以竹杖見貽作此酬謝

李秉禮

高人持贈一枝筇入手摩挲野興濃莫笑老夫  
無脚方憑君扶上碧蓮峯

白香先生筇屐度嶺襄適以俗牽夫之交臂  
近於友人龔漚舸處得先生百五驂鸞集數  
讀連旬如在春風化雨中想見道氣孕溼曾  
次已羅薛有古之風人何多讓焉謹奉瓣香  
仰慕不置武清王延襄拜設皆辛未中秋

